樓山堂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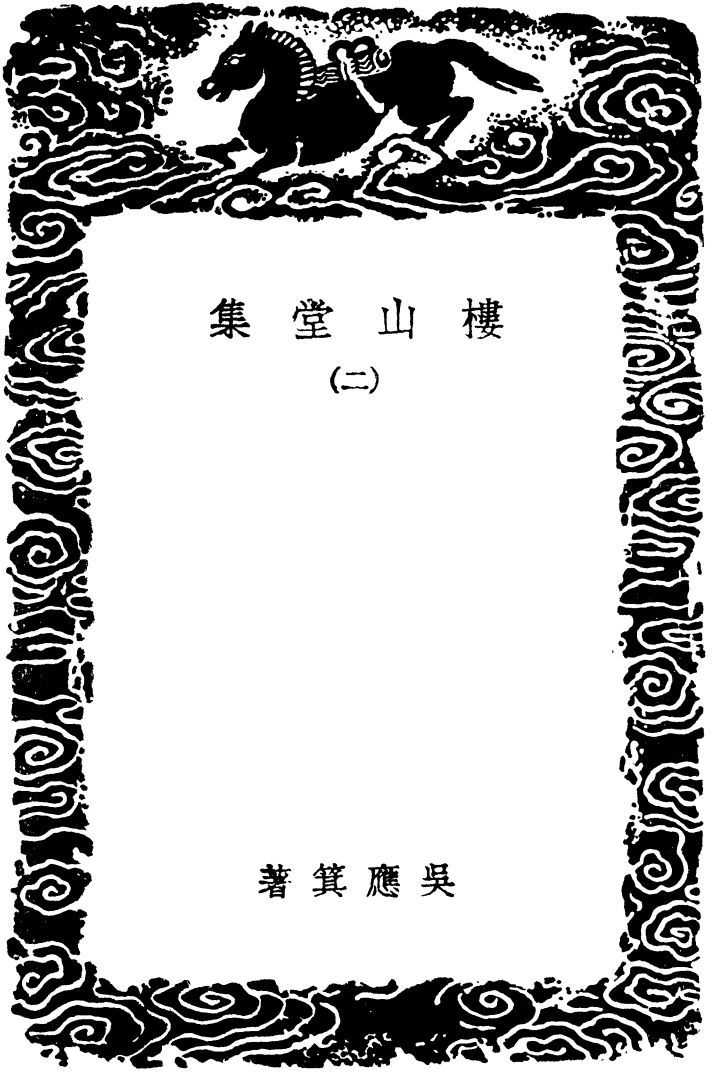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樓山堂集

(二)

吳應箕著

樓山堂集第八卷

辯

春秋四不卽位辯

魯十有二公。其得終始之正。而備卽位之禮者四。文公、成公、襄公、哀公、是也。其始而書卽位。而立不得備卽位之禮者一。隱公是也。其不書卽位也。亦無惑也。若夫繼弒君。不得言卽位矣。其間僖之不書者。斷斷也。然桓、宣、則書矣。夫桓者。親與夫弒逆之事。比之繼弒者。則尤甚矣。而書卽位也。不可解也。公羊傳曰。此其言卽位何。如其意也。是以卽位爲貶也。夫以卽位爲貶。則何以處夫無所貶而卽位者。抑何以處夫不卽位之爲貶者。皆不可解也。穀梁于莊之不言卽位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卽位也。然昭之不以道終。又在外。其爲隱猶桓矣。而子何以書。何以于正月則無。而猶不廢此也。且不忍卽位者。子情也。不言卽位者。書法也。春秋緣情定法。逆探子不忍之情而不書者是矣。然宣與定。何詎知其無是情而書之乎。據一偏之說。則多與其事格。強事從說。則又與其說悖。夫繼弒君不書卽位。先君不以道終。則不忍卽位。其辭嚴義正。雖聖人宜無以易之。聖人於其同事也則異書。又其事異也而書同。固知其意各有所取。非必盡拘于一例已也。然則繼弒君不言卽位者。其說非乎。曰。其說是。而聖人之意不必爾。曰。于何知之。曰。于隱之不書知之。于宣、定、之書知之。是故隱之不言卽位也。攝也。莊之不卽位。文姜出故

也。閔不卽位。亂故也。僖不卽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是聖人之意。各有所取。而他有書有不書者。亦可通是而全其說矣。春秋始終之際。聖人所謹。況卽位事之大者。而略而不書。夫豈細故。學者誠盡心于此。奈何信三子之說。而不爲之詳思深究也哉。

魯隱公非攝辯一

魯隱公元年。不書卽位。攝也。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果攝。則春秋不書爲公。春秋書爲公。則隱非攝無疑也。于是爲論者三。而反覆以明其說。蘇子曰。非也。春秋信史也。隱攝而桓弑。著于史也詳矣。于是引曾子之問季康子之立。及王莽、楊堅之篡。以爲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而付之攝主。蘇子之說。則亦誠辯。然皆不若卽事而明其實也。夫隱非若周公之攝。而欲克復子者也。隱蓋實爲君也。其以不書卽位爲攝者。是左氏欲著隱讓桓之事。未彰其美而反沒其實。但求繹經而未自暢其說也。吾以攝者蓋探隱之情而得之。而立爲君者。則隱之實也。何以知之。于宋繆公之言而知之。初宣公以位與繆公。繆公立而逐其二子。與夷復曰。先君之所以不與臣國。而納國于君者。以君可爲宗廟社稷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其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是攝者。宋繆自遜之言也。宋繆蓋實爲君者也。今將以其攝之言。謂宋繆爲未嘗立。可乎。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隱公之意。同夫繆公。則攝者特隱公讓桓之意。若曰。吾之得立。亦直攝之云耳。繆公有攝之之言。而不沒其爲公。則豈得探

隱之意而遂謂隱實攝乎故左氏之說以情沒實者也蘇子之說以情爲實者也歐陽之說又據實而沒其情者也夫論古人者固有情如此而實否者矣亦有實如此而情否者矣各得情實之一偏而以爲必如此者皆過也吾故不全信三子之說以爲論者當卽事以明其實而又於事外以原其情豈惟隱公其以說春秋無難矣

魯隱公非攝辯二

隱公不言卽位左傳以爲攝公穀不言攝而以爲成公志蓋亦謂攝也歐陽子以爲隱之始立不可知故不書卽位以爲隱實君而未嘗攝蘇子以爲古有攝主隱實攝而不克復子故薨稱公吾探隱之情以信傳而信公之實以全經然則歐蘇二子之說非乎今夫聖人之書有辭簡旨隱其本末未嘗盡著聽學者各以其見逆之固無如春秋者矣經所本無而以爲有故雖三傳之說明白昭著直可斷以不然則如史記所載五帝以下爲書詩所不道者皆可一意而斥其妄及他莊揚列國之書皆可以理斷之而信聖人之說亦必有所不及也通此以讀春秋而知歐陽子之說非獨爲魯隱趙盾許世子止發也其爲傳有而經無而以爲雖古之聖人亦嘗如此者則蘇子所謂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而付之攝主嗟乎孔子豈知異代有女主之禍而故于隱公之攝不書卽位以教天下後世之爲攝者當如是哉蓋卽禮而通其意以爲苟如聖人之書雖後世而無王莽楊堅之簒可也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學者得其一事皆可推以爲亂賊之防不必盡書弒而後爲懼亂賊且弒而爲亂賊人人知之不必孔子書也

霍光欲廢昌邑而心疑于古不合。延年曰。將軍若能行之。亦漢之伊尹也。夫光于伊尹。不知何如。而是時徵此語則事不立。雋不疑引春秋是衞輒拒父之說。以收縛僞衞太子。不疑之引經非也。而能斷大獄。使天子宰相重經術之士。則亦豈非經之所與乎。因隱之攝。以明古人之皆有攝。而幷以非後世之不當以女主攝而攝之有與否。皆可不辯。何也。其所謂攝者。苟不如傳之說則已。苟如傳之說。雖聖人以爲當如是矣。吾故因論隱公而以爲讀書者能如蘇子之說。則庶乎其可也。

六逆論辯

春秋左傳言衞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柳子論之曰。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爲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雖爲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吳子曰。甚矣。柳子之說。所以長天下之亂。而不通於理也。今夫時勢所格。雖聖人亦有反經行權。不泥常訓之事。然聖人立訓。先使中人爲可守。而於非常偶合之事無取焉。亦其所以教天下後世者。宜如此而已。堯舜之禪。湯武之征。雖身自爲之。未嘗教天下之爲君臣者。必如是而後治也。今如柳子之說。則是三者不爲亂而反爲治。誠間一有之。然必三者之不亂。則柳子之說。其以亂天下。庸有已乎。請據其說而辯之。柳子謂賤妨貴者。蓋斥言立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爲理本大矣。而可舍之以從斯言乎。夫立子以嫡。古今之通義也。因亂立賢者有矣。然不可爲法。且國家亂少而治多。如不別貴賤而惟賢愚是擇。則亂臣賊子。因擁戴而樹功名者必多。且亦安知其所

謂賢愚者。果賢愚耶。母愛子而抱曰。吾以賢立也。理乎亂乎。柳子謂遠間親、新間舊者。蓋言任用者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爲理本亦大矣。夫英智之主。亟于用賢圖治。而越次信任者有矣。然其主不世出也。人主而皆蒙業襲安。則必有先朝培植。及吾夙昔所倚重者。是故老成謀國。常多長慮卻顧。盡節致忠之事。若必聽遠任新而後爲理本。則少年新進之士。躁進欲速。以人國僥倖者何限。因而聽過計失。譖賊得以萌蘖其間。于是播棄耆老。凋蔽宗室。小者國體輕。大者國勢去。此理乎亂乎。柳子以三者不可謂亂本而孰知以爲治本則甚不可者也。抑吾卽柳子所引證諸事按之。則亦不思之甚者矣。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夫人臣將圖如悼之理者。而先若欒氏之殺厲以入之耶。宋襄立而子魚退。乃亂。夫宋襄雖合諸侯不終。然御說能先知其必亂而廢法以進子魚耶。且諸侯之暴甚於宋襄。而失國者多矣。公族之賢。加於子魚者尤多矣。必使諸侯逆知治亂。而皆以賤妨貴。則春秋之弒君爭國。可勝紀耶。彼隱攝而賊身。讓讓而亂國。此又何爲也。柳子之說。背理不通。無過是者矣。至如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無論冉之專不至代秦。睢之功不過魏冉。而遷母逐舅。果可法耶。魏相成璜。而疎吳起乃危。夫魏文之所以稱賢主者。以成璜爲之相。起璜所進也。及武侯相田文。文死。公叔爲相。尙魏公主而害起。起亡楚。然魏未嘗以是遂危也。而安在親不可與乎。彼齊、楚、趙、魏。以四君爲存亡。此豈非親之力耶。如苻堅之信王猛。此其君臣相得。亦後世僅見。而胡亥之暴虐。卽不任高族斯。而秦亦必亡。且斯與恬、毅、皆先朝有功將相。而亥殺之。是棄舊也。未可卽以是謂舊不足恃。夫主誠知人善任。疎遠之士。果才不世出。卽

踰尊踰戚。何不可者。然不必盡新聞舊也。至如以賤妨貴爲理本。則禍天下萬世者。必柳子之言矣。羣言折衷於聖人。孔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偸。繫易之詞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柳子學於聖人。不知取衷。顧取後世偏霸簒竊不足效法之事以爲證。而又援引錯繆。以附會其說。嗚呼。柳子以文傳世。立說之陋至於如此。而世且信之。吾故不可以不辯。

甘陳功罪辯

陳湯矯詔發兵擊斬郅支。其功甚大。當時匡衡、繁延壽、惡其矯制。抑而不賞。而劉向、谷永、則盛稱其功。荀悅漢紀。謂功大矯小。賞之可也。胡致堂謂矯無大小。如湯之才。當別加任使。報之未晚。數者皆持一偏而吾獨謂當時所以處之者未盡也。予嘗讀漢書張敞爲霍氏上封事。其言羣臣宜有明言請罷霍氏三侯就第。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此眞善策。通此意處國家之事。未有不當者也。湯上疏自劾之後。宜下詔聚公卿博士議其功罪。羣臣宜言湯功罪不相掩。郅支驕嫚負漢。漢本意欲誅之。湯承上旨。擅發兵。然師無所費。又立大功。其罪可原。與乘危徼倖生事夷狄者。不可同語。宜加爵土。如故事。仍著爲令。若非本所欲誅之夷。而擅矯制發師。又功萬萬不及湯者。議罪如律令。如此。則有功之士鼓舞而後使者亦有所戒矣。惜當時羣臣未有以此言之者。所以甘陳功罪至今猶紛紛聚訟也。夫國家有難處者。貴在分別言之。至功臣戰將。非賞不足厲其氣。以法不足以明賞。故使之畏而且服者爲尤難。夫四夷無事。朝廷清明。無故而徼其功。如介子輩者。罪之可也。而當時大將軍以爲功。至夷狄桀驁。天討未張。一舉而

能尊國威敵使朝廷不費而邊境畏服如陳湯者直當錄功已耳丞相御史反以爲罪謀國之人但以私意行法此後世有激功臣爲叛虜而又貪功生釁至禍及宗社者皆朝廷之上有以使之然也是故禦夷狄有道處功臣有法若貪一時之功執一偏之見未有不反以爲禍者本朝信國剖符時猶鐫記毘陵之過以示戒嗚呼其斯爲帝王之勸威哉

樓山堂集第九卷

策

擬進策并序

崇禎丙子臣從邸報見天下吏民言事者甚衆上皆報聞至有驟荷進用者臣竊覽其章於天下大計俱未有當也私以爲言者皆負上又以爲天下事非一疏能盡於是退而擬策十首欲上之不果昔漢賈誼爲文帝痛哭流涕長太息今天下事不止如誼所言皇上聖明又遠過漢文獨恨臣無賈誼之遇誼言不盡用而臣有言不聞假使臣如天下言事者以言希進又安知其不用然臣不願也臣所謂第能言之而已所言自中及外首大體次邪正次信任次言術次廉恥次變更次邊材次無用次民財次貪源凡十篇

持大體

臣觀自古極治之朝其君相雖勵精圖治常若無事然非無事也總紀綱挈要領一切兵刑錢穀各責之所司而己不與故其政即以不相陵侵而愈治不至於煩碎而難周此所謂大體得也體失而後務爲操切操切之過臣下奉行不及則益工爲欺蔽而叢脞因之至於叢脞則操切亦有時而窮而廢隳因之究

之柄且爲人所旁操而不覺。是故得體而治。失體而亂。自古至今。未有能易者也。漢宣帝起自民間。深見武帝之季。法網苛密。欲與更始。然帝性精察。欲操練名實。不得不任用文法。故誅戮之枉。先自廷臣受之。其後宏顯之禍。議者皆以爲宣帝所遺。而蓋寬饒刑餘律法之言。至是益驗。夫以宣帝欲懲失而猶不免有失。則以其操切爲失體也。幸其時丙吉爲相。輔以寬厚。觀其不問人死。不責廄吏等事。其用心甚深。蓋英君而佐以察相。事雖益理。天下之元氣傷矣。故臣嘗於宣帝之君相。益信爲政有體。卽其一時。可以概見者。向使治天下而亦以趙廣漢治郡之法治之。天下之亂。豈不可翹足待哉。臣觀神宗初年。張居正爲相。其盪滌振刷。不可謂無功。然亦似稍刻矣。神宗一以寬大繼之。迹若倦勤。而政實得體。故海宇晏然者。幾五十年。迨其末年。不無廢弛惰窳之象。亦其勢然也。因而□□邊隅孽生。宮禁逆瑠之禍。海內沸然。幸陛下神明踐祚。然後人心始有所恃。於是懲先朝之失馭。創羣工之積弛。手攬萬機。躬親庶政。至於閭閻銖兩之奸。皆勤詔旨。雖漢宣之精勵。豈能及陛下之萬一哉。然臣固有慮焉。事無大小。俱自上操。使天下皆重足而立者。欺罔之藉也。言無是非。俱得達陛。使天下皆裹足而至者。奸佞之叢也。大臣無所執持。小臣相爲朋比者。衰亂之徵也。是故欲懲貪而愈以風之。欲革弊而愈以啓之。何也。失體也。且今日之失體者。何止一端。外而監司郡牧侵守令之權。繡衣持斧。親訟獄之事。內則刑名操練於三事。文牒持抱於諸卿。而陛下猶日責其治理無狀。不知治理之所以無狀。正繇此也。故臣願陛下宏攬大體。俱無使主權得以下移。一切碎細之事。皆責之所司而上不問。厚諸臣以事權。卽所以養其廉恥。別諸臣以職業。卽所以

起其廢弛。又嚴敕內外諸司。毋使以侵而成曠。是陛下所爲憂勤者。謂其能收天下之成。而輔臣所爲啟沃者。謂其能成君德之大也。如此而諸臣猶有負陛下者。卽以蹈漢宣韓、蓋、楊、趙之誅。而不爲過。誠不如此。而稱曰勵精。臣恐上之操切旣窮。而下之作威福者。卽於是出矣。是故體要之說。古之賢臣類言之。臣今之所效忠於陛下者。亦惟此爲首務而已矣。

別邪正

今夫國家之患。莫大乎人臣之自爲朋黨。而其病繇於人主之不分邪正。夫不分邪正。使君子小人雜進。於是君子以小人爲小人。小人亦以君子爲小人。小人指君子爲朋黨。君子亦自以爲黨而不辭。始未嘗不從國家起見。後不過爭競門戶。迨爭競門戶。而君子常易衰弱。非易衰弱也。君子難進而易退。難榮而易辱。於是小人揣得其情。攻之以必忌。持之以難久。不幸君子或授之以間。又不幸附君子者。或因之爲市。而君子之勢孤矣。君子之勢孤。國家之事去矣。揆其所始。豈非人主之不能分別以至是哉。唐崔愼繇與劉瑑並相。愼繇曰。惟當甄別流品。上酬萬一。瑑曰。盛朝當循名責實。使百官各稱其職。而遽以流品爲先。未知致理之自。臣嘗讀史至此。未嘗不嘆服瑑言之正。使唐、宋牛、李、蜀、洛諸君。皆持此見。安得復有黨人之禍。然人臣從國家起見。則瑑言爲是。人君欲練名實。使人臣皆奉法守正。則愼繇之言。未可以爲非也。是故相臣當秉劉瑑之心。而明主宜持愼繇之法。抑臣又思之。瑑之言。用於黨勢未成之先則可。若下之門戶有必成之勢。而上之用舍無一定之理。則瑑言亦安可施哉。臣觀自古朋黨之分。無過宋者。呂大

防、范純仁、當國、欲爲調停、以兼用熙、豐之黨、劉巖叟極言其害、其後徽宗卽位、時議以元祐、紹聖之黨、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之、此卽調停之說、而曾布假以惑上者也、徐勣、任伯雨亦駁之、而極言其害、巖叟之言曰、自古無君子小人並用之理、故聖人以內外分否泰、若君子小人並進、危亡之基也、勣之言曰、天下事有是非、人有忠佞、不考其實、姑務兩存、未見其可、而伯雨謂二者並用、終君子盡去、小人獨留、蓋二臣之言、可謂盡矣、後其言皆驗、而國家之禍、亦遂不旋踵、今國家朋黨雖未如宋之劇、然自神廟至今、其勢不可謂不成矣、今亦並用之而無所害也、臣恐將來勢有偏勝、則害有獨歸、大臣不能如劉琳之用心、則人材之進退、必有如任伯雨所見者、至於極重之後、復欲用呂、范之方、行曾布之術、祇重之害耳、亦何益乎、此臣今日所以望之陛下者、固莫如別邪正之爲急也、夫天下之大佞若忠、大貪若潔、大怯若勇、大躁若恬者、其匿情飾詐、方有以入人於不覺、而邪正於何辨之、臣以爲不難也、卽就其所自爲黨者而察之、其本末立覩矣、且從古奸詐之徒、可以欺庸君、而不可以欺明主、可以惑初立之沖主、而不可以欺更事之賢君也、陛下試觀卽位以來、誰爲順悅、誰爲戇直、誰攬權勢、而難於進退、誰重氣節、而輕於禍福、誰矢念於國家、誰快心於報復、其擠掇閱歷、不可謂不熟矣、又試觀神廟以來、所謂身在朋黨、橫被攻擊者、其後之孤忠勁節、甘死如飴者何如、又觀天啟中所謂志在進取、力攻朋黨者、其時之誦德稱功、嗜利無恥者何如、而邪正之數、有不較然乎、今之時勢、又與先朝不同、則夫希名而附和、與夫懲迹而矯飾者、其蒼素黑白、誠難遽別、然而涇渭之源流自在也、陛下誠能窮治之源、而登進斥逐、一以其權歸之於

上使衆正彙進而憸險小人無所緣而售其奸將國家之治理可以計日而待不然邪正不別則登進愈雜而黨與益分黨而分邪者日勝其勢不釀爲禍亂不已而爲邪之尤者方孤立行一意曰吾無黨也夫無黨而掃除有黨之人則正人必先蒙其害故禍莫大於人臣之有黨尤莫大於黨勢已成而邪者固矯之以無黨也則別之奈何不務盡也

謹信任

臣聞天下之患莫大乎君有疑其臣之心而信任之不專尤莫患乎臣有要其主之心而信任之太篤不專之與太篤皆足爲患而第其輕重則無所別而篤任之者其爲禍甚深也夫國家固有不世之績隳於旁參垂成之功棄於一旦者此不專之所致也及觀唐宋以來唐專用內官宋寵任大臣至傾危宗社而主猶不寤皆繇人主不能自固其好惡喜怒之情至使臣下得而窺之小人遂有所要挾以深中其隱臣然後嘆人主之信任誠不可以不謹也臣嘗讀史見漢元時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大鴻臚馮野王行能第一天子以問石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右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親爲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又顯嘗使至諸宮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人上書告顯顓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此人主之情爲下所持故有以專信之而不覺臣因而推之唐李林甫盧杞之流宋秦檜章惇之屬其爲禍各不同要其所以窺測人主先得其情而爲所劫制者其轍則一也宋神宗有爲之主也王安石經術之士也挾情要君任

之不疑至於亂天下則安得謂信任之偏英主獨無乎高皇帝神武開天猶失之胡惟庸肅皇帝英明絕世猶失之嚴嵩是故信任之不可不謹其在英主爲尤甚我皇上躬戡瑠禍手攬萬幾念□寇之交訌也尙方之賜時出憫財賦之日匱也司農之任獨久總綱紀於中丞歸操柄於冢宰不專之患可幸無之且陛下始欲借內鎭以風厲諸臣未幾撤之如脫槁卽昨者召置輔相士大夫方舉手加額而旋以一人之言棄之人方疑陛下信任之理太輕臣卽竊於此有慮者夫事有所輕於此則必有所重於彼其輕者不難暴之天下則重者必有以積之於一人於是深險之人默窺意旨以固其要結之術而倖躁之徒又顯乘氣勢以售其嘗試之私彼其矯情刻意危言激論必有入人於不覺者而陛下偏篤之勢成矣故臣願陛下益去其菲薄臣下之見程力量能執虛公以馭下而我無一成之心於大臣則觀其係於天下之治亂者何如於人才之消長者何如不徒取其有硜硜自守之節於小臣則練之以事任驗之於積久無以一言偶當遂拔擢非次致使天下小人皆有所懷挾以要君如是而偏獨之患去則奸亂之萌絕然後陛下卽有所信任而人亦灑濯磨厲之恐後矣

審言術

臣聞古昔盛世不諱直言言嘗少觀其君臣間析肝吐腹不過數語而天下利害已盡後世君臣固有辨難反覆者矣然上不以爲私而下無所恐故天下之事卒以立而功緜成今天下章滿公車言非少也朝上夕報聽非不疾也然議論多而成功寡以致言愈雜而聽愈眩豈忠謀至計百不一聞而聽過任失十

且九見耶。臣愚以爲言路不可塞也。當辨所以進言之心。其心不可見也。卽就其所言。而以時事之難易。別進言之公私。庶乎天下可以見言之利。而吾聽者亦有所自持。而不至於眩。夫其臣下守法。海內無事。而人主好大喜功。或內有嬖倖。外多興作。於是時也。不難於切劘臣下。而難於翹君。時而國家多故。事勢孔棘。大臣邀一切以中上。而人主方怵於禍患。不自知其入於術中。其籠絡箝制。可以惟所欲爲。於斯時也。又不難於規切主上。而難於拂臣。臣嘗讀史。至杜欽、谷永之流。指陳宮掖。不諱微隱。豈不亦經術有文。見謂盡忠人主者。而陰黨王氏。揣人主所必不深罪者。用以自沽其直。今試讀其骨肉大臣等語。是爲何意乎。息夫躬懷詐傾覆。議論無所避。其歷詆公卿。可謂切直矣。而天子湛溺董賢。邪寵不敢以一語相及。審是二者。進言之心覩矣。是故田千秋以一言取相。見輕夷狄。汲黯以面折不撓。寢謀淮南。何也。彼乘其所易悔。此犯其所難堪也。袁盎廷毀大臣。卒爲營救其厄。賈誼蒙譖絳、灌。所引待大臣之禮。原爲絳、灌而發。則一重朝廷之體。而已無私。一鼓其術數。借朝廷以自示德也。審是二者。而進言之心又覩矣。夫人藏其心。不可測也。至於天下窺之。後世曉然。獨其主不寤耳。故臣謂人主之聽言。當去其所順。而察其所反。詳其平昔立朝之概。無驟予以喜怒之情。則言者之心立見。而臣所謂別之於時事之難易者。亦大約可以類而盡之矣。今皇上開道求言。不遺微細。其乘上之急。而意有要挾。與懷己之私。以言爲徼倖者。不可謂無。然嘉猷碩畫。言而輒效者。宜亦有之。乃卒不可數得者。豈非言愈多則聽愈眩。眞能言者。反有所疑而不欲進耶。漢之世僅一賈誼。唐之世僅一陸贄。今此曰痛哭。彼亦曰痛哭。此曰條陳。天下利病。彼亦曰

條陳天下利病而究所謂痛哭條陳者挾息夫之詐行袁盎之私而已況才能不及二子而遇或過之然則眞能爲賈陸者亦將卷舌吞聲惟恐與此輩同類共進是陛下雖欲聽之而誰爲能言諸人雖千百言之誰爲可聽言路固有以開而愈塞者此時是矣爲今之計陛下毋遽下拒言之旨也以其言下部考核其當否於在位者稽其立朝之節而於士庶又實訪其行己之素然後以臣所謂分別其心之公私者用以嚴其誅賞而於言之可從者則務力行之以責其效毋徒博一時愉受之虛名如是忠言至計不聞於前又聽其言而功不立事不成者臣亦自是杜口不復言天下事矣

勵廉恥

臣聞古之善治天下者水旱不足憂盜賊不足患而惟風俗之偷下爲可懼夫風俗之厚薄生於人心廉恥之有無廉恥者是政治得失之所從分也事功成敗之所繇繫而人才消長之所自出也故古之達治本者必謹之管子所謂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蓋重廉恥也今天下不可謂無士往者逆瑫之亂稱誦比附者通列位臣疑廉恥道盡矣幸陛下起而盪滌振刷與天下共圖更新之治行之幾十年而□□尙張寇氛轉厲吏治益偸貪風不息陛下求其故而不得則欲更制用賢闢門受諫宏示買駿之意旁寄式蛙之思謂天下治功將繇此而興而臣終不敢以爲然者以今偸惰已久頑鈍成風此非惟不足振厲其氣適以贊其邪枉之心而益啟其僥倖之竇耳夫風之行也必有從倡大臣無持祿之心而後天下知名節之重道之明也於人之始進見之士不從身家矢志故居官亦有以自立今士子自讀書取科第外入官者

自通賄賂善事權貴外覺天下不知更有何事見一二峻潔有守及伉直不撓之人輒病之爲矯戒之爲取禍而又有一二大臣怙勢行私益以沮折天下之士氣如是而何知主憂臣辱曰人獨無君哉而我也何知多壘爲恥曰人獨非臣哉而我也至於仗下喑啞見謂先幾之哲闔外喪失歸於莫可如何之勢三事相率而爲欺百僚苟且以祈免而趨時若騖者反因之據僥乘邪以益肆其志而愉快臣憂此風不革不至於極敝大壞不止也今陛下誠遠覽大奮罷尸素之大僚窮蔽煬之積慝誅鋤貪墨之風激厲奔北之氣窮治天下言事者挾邪倖進之私內愼吏部之選非天下極淸介者不得任外嚴巡方提學及各方典試之差非天下極執持者不得推官以墨敗禁所在有司無復以士大夫之禮相待士以倖聞令自郡邑之試以至春秋兩闈皆引繩披根而治其私又勅巡按御史嚴禁鄉紳請託而幷設爲地方舉劾之條如此庶可以激發人心之愧怍而廉恥當因之而生夫人之廉恥其所自有也必至於多爲之制而後生此亦非盛世事況其相胥而無也則又何治功之足問也

重變更

臣聞天下之治法生於天下之治人天下無人猶幸有法之足治也故昔之蒙業而治者甯重於得人毋輕於變法書言率祖詩云繇舊雖古盛帝明王亦惓惓以此爲戒是故非開創之君而輕言更制者舛也蓋開創之君躬懲禍亂身歷艱難又其君臣朝夕講求如家人父子纖悉周至欲爲善後之圖不得不盡革前弊故常自我而立爲一代之法若子孫奉承惟謹猶恐不及況敢變亂舊章乎卽至凌遲衰微法久

滋弊。然道有貴於變通者矣。而非貴於改革也。臣嘗觀三代以後。如漢、唐、宋、各有可久之法。至我明爲極備。臣請言其變之之害可乎。漢承秦焚坑之後。法最簡略。蕭曹皆文法吏。不能考古定制。故賈董之議更變者是矣。然文帝謙讓未遑而天下安。晁錯更張無漸而七國亂。及孝武以後。漢法備矣。以宣帝之綜核。不過曰漢家自有法。而魏相爲一代賢佐史。但稱之曰。好觀漢家故事而已。是故新莽改之而敗。桓靈不能守而亡。此漢之明驗也。唐太宗經百戰之餘。踐位最久。又嘗與其臣討究辨論而定爲制。故其立法極善。乃府兵一變而唐祚遂衰。且無論其他。宋較漢、唐、其法爲未詳。故其君臣。亦時有損益。然未能輕變更也。自王安石銳然變之。而天下亂。浸尋南渡。國以弱亡。蓋變法之禍。至宋而尤烈矣。我高皇帝神武開天。始者積苦兵間。涉歷甚深。既而鑒觀往古。考證最悉。又天假以年。而其臣多王者之佐。規爲制作。直與周官表裏。非漢、唐、宋、之所可匹者也。邇以承平既久。瑕釁時作。敦文寡效。右武無烈。版圖在而用日匱。聿組盛而事不舉。論者盡舉而歸於法之不善。而欲更之。不知此不能守法之過。非不能更法之過也。不能守取士之法而無士。不能守練兵之法而無兵。不能守屯鹽之法而財敝。不能守考察之法而官貪。陛下試一一詳考而深究之。知今之所以極敝而不可復者。果一一皆祖宗之法乎。即非祖宗之法。行之日久。欲一旦起而盡更之也。能乎。法行久則必敝。就其敝而剔之。猶足爲治。法更而無漸。則人情易駭。駭而有所乘之。反足以召亂。陛下不窮其法之所自敝。而欲犯人之所易駭。又不講明列聖所以垂後守成之法。驟欲用開創時一切破格非常之事。臣恐於治理分毫無益。適爲儌倖小人借資而已。今天下之法所謂極

敝大壞者。莫如制科。察其壞之之端。而釐其弊。此尤天下人材政事之所從出。議者欲盡舉而罷之。毋論他途不足以得人。就使得人而此不能徙業者。將何以置之。夫隴上輟耕。猶足爲變。況使天下皆投筆而歎哉。故今所深幸者。此議猶格而不行也。然而保舉之命甫下。騎射之令又聞。士既覬望於官之易得。又致憾於材之難兼。朝廷之詔令日新。臣民之取舍益亂。臣以爲此非太平之福也。故臣願陛下申明祖制。而又度時勢之可行者行之。欲行一法。又必專精於此。俟其既效。然後更有所圖。則人不眩於他端而行者無易衰之患。將見天下事亦次第而舉矣。不然。上煩其詔令而下不能行。下愈多其條陳而上不能禁。久之生陛下之厭棄。即欲更下一創始之令而不可得。是則臣今日之深憂也。

儲邊材

天下承平日久。武備盡弛。猝然有變。而知兵之將。不可遽得者。亦其漸靡之勢然也。然臣觀往古，漢武開邊而衞、霍奮。光武中興而吳、耿出。唐以李、郭爲再造。宋繇韓、岳爲僅存。此亦豈非得之守文之後而求之倉猝之中哉。而何獨今之寥寥也。且今天下之用兵。不可謂不久矣。陛下之求。不可謂不急矣。不惜尚方之授。而斬將搴旗之捷無聞。惟有失律而已。喪師而已。不愛通侯之賞。而開疆禽反之績未著。甚且玩寇已爾。要挾已爾。然則謂人材至今日而盡。亦豈爲過乎。今文臣膺經督之任者。即毋遽言新建、威甯之武功。如先朝馬文升、余子俊、項忠、韓雍之屬。或以禦□。或以勦寇。其布置方略。亦可踵而師其智也。武臣何敢希中山、開平之烈。即如近世戚繼光、俞大猷輩。亦庶幾有古名將風。又使如劉綎、杜松之屬。尚在制而

用之。亦何至隳軍實而長寇讐。如今日之甚者哉。然臣終不敢謂世無其人。而尤不欲以破格之任望之陛下也。夫今命將無人。而功效陵遲者。非如議者所謂掣武臣之肘。不專文臣之任也。其原皆繇於求之太驟。而擇之不精。求之驟。則未嘗擠掇其長短。故任之不能必其效。及不效而又難其代。於是於軍中之事。多有所隱忍擇不精。故節鉞及於平流。而壁壘無臨淮之色。以視師重臣。不過繇資序得之。素無小范之甲兵。故任事而每爲敵輕。功之所爲不成。皆是故也。故在今日。而欲合文武之選者。萬不能也。議者且欲益重武臣。去其節制。使之操束有司。此非惟不可行。行之必無功而有害。唐李林甫以文官爲將怯。鴈用祿山。其禍至傾宗社。此其明鑑也。且今何可比開創時事也。但令文武各得其人。豈以相臨而妨成功哉。故今文武臨制之法。必不可變。而所以簡擇文武。預儲其材。以備邊方之用。以待緩急之求者。臣以爲當盡創前格。而一更其制。兵者、專家之學也。習之久而後精。有功效而後見。今文臣即自負管葛。武臣即自謂韓、白之能。豈有不待更試。卒然拔之草野之中。而推轂於行伍之內乎。往者已已之役。陛下以一言用人。其已事可覩矣。陛下嚴重武科。行之已久。乃熊羆之士。不聞即出。今又下明詔。使制科兼行騎射。幷試武經。意將謂召虎之臣。即繇此奮乎。夫今士大夫雍容惰窳。不習勞勤。借此以磨勵其氣。而廣其技能可也。豈經略邊方之才。遂繇此出哉。則臣所謂盡創前格。而一更其制者。果何道也。臣以爲兵部者、文臣習兵之府也。今誠令起家之士。無得遽選此司。每年令撫按官各舉知推有方略者。以上第入居之。又妙選各部屬有材力者調補之。本部堂日夜講求兵旅之事。以上下其考。遇邊方道缺。專推補此屬。以益練

其材而久任其任。撫缺又卽以道臣推補。然後入爲左右司馬。出爲經督重臣。極之至於大司馬。而皆取之此司而足。夫天下有終身於兵。而不習治兵者乎。此儲文將之法也。武臣則令各方兵備。每歲各舉勇略善兵者一人。撫按於舉劾將領外。亦特薦一人。赴部考試。令武選專董其事。其雜試邊方。備歷參游。自偏裨至大將。行之亦如推補文臣之法。陛下又以不測之誅賞。行之於任事見功之後。如此度不過數年。天下之將材出矣。不如此而竭科目以求之。破資格以用之。厚封賞以招之。以庶幾得非常之士也。嗚呼。非常之士。以此待之何惜。其如不能卽出何也。

罷無用

天下之不足用。至今日而極矣。臣以爲皆無用者致之也。朝有無用之官吏。邊有無用之士卒。上有無用之設施。此數無用者。皆足爲有用之害。而其究遂至於不足用。故今國家無憂不足用也。求其有用者而已。有用者亦常至於無用也。則罷其無用者而已。臣嘗計天下之官吏。不多於古。然得強毅有爲。與廉潔有守之人。則多一官有一官之用。否則多一官。卽爲千百人多一害。今自內外之司。文武之吏。其能已見于天下矣。果皆有用者乎。衙署巍然。體統如故。而官無一事者。蓋不知凡幾矣。然日費官餼。而權所不屬。猶未深爲民厲也。臣請言其甚者。則莫如有權而無事之官。精神不用於職業。惟以恣喜怒作威福爲能。於是不但已無事。又能廢人之事。如此者可罷也。兵之原額。未能及國初之半。竭天下之力以贍之。曾不得其絲髮之效。故非盡汰濫而兵不可練。非益簡練則用必無功。今各方守禦。動曰增兵也。臣以爲不覈

無用之兵而罷之則益耗有用之財且亦卒不能得一兵之用今朝廷之議節省議搜括者幾無遺策矣無土木之興無釐祀之費無聲色之好而臣何謂有無用之設施乎宋臣畢仲游有言不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禁變置之事則人將操不足之情以動上今陛下不可謂無興作之情矣聽言用人之際誠有如蘇軾所謂太驟太銳者然上之操切日甚下之奉行不給畏不給之取咎於是相率而爲欺臣見陛下數年所下之詔適爲有司興利而民無利也欲爲百姓除害而害益加也此所謂有用者皆無用雖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亦何益乎是故無用之當罷莫甚於此三者即三者之中臣亦不能縷舉總其要言之而今日之弊端亦大約可以類盡矣抑臣於無用之官尤有感焉今內自部寺之卿貳外至郡邑僚屬教職之類其爲無用者何限即如各省巡守之監司兩京各差之御史此名爲有用矣然上之臨制既多下之趨舍愈眩有司非人人得其懽心不能免於罪戾而遑專心職業乎臣以爲監司以下度無用者次第減除而南直御史之差當有所併於是有司無十羊九牧之擾百姓省供億罪贖之費其有關於吏治民瘼者甚大也或曰官可省矣其如仕進之多何不知此無妨於仕進也自古善治天下者寬於收人嚴於置吏輕於假名譽而重於畀事權蓋此意也故無用之官之當罷臣以爲無如今日之甚者也

養民財

臣觀民之物力至今日而竭盡無餘矣言者皆曰自遼東兵興以來賦日有加斂日益急民何得不困然臣觀加賦而民不怨者以國家多事民猶諒其不得已也蓋民財耗之於國家者十之三耗於官吏胥役

十之八其餘則皆以風俗之侈靡而敝乃又重以歲之水旱寇之焚掠天下財產安得不盡詘乎臣請得而列言之臣所謂耗於官吏者以今天下官之貪風不息吏之奸巧滋甚其害不可枚舉而其源有二官則巡按之贓罰當罷書役則各衙門之頂首可革也夫外官之貪獨畏巡按耳朝廷假巡按以贓罰之名郡縣不得不媚之以罪鍰之實此既奉之以實彼亦可轉假之以名中間展轉幾何株累幾何無論惡民盡而良民皆盡矣臣大略計之如臣鄉江南六郡巡按應上贓罰四千餘兩耳臣郡爲最小然嘗從縣牒觀之一縣幾有其半則此應上者一郡取之而有餘不知此外之金在官乎在私乎而況藩省所屬之多乎繇是卽日嚴火耗之禁厲加派之罰有司亦陽畏而陰笑名從而實否耳上好下甚假公濟私安得謂民間之財盡爲朝廷出也至胥役則益不可問矣臣蓋知在吏部者其頂首以萬計各部院以千計各司郡以百計夫此輩如第在官取值耳何不以其貲買田產爲富人而必爲此者以其本朝入而利夕倍也臣觀京都之胥起層臺築別館後房婦女數十而在郡縣者履絲曳縞意氣膴膴合天下此輩蓋不知幾萬萬矣其爲民害豈可以億計哉若夫風俗之侈靡先自京都及於郡國嫁娶無節燕會無度婦人一簪之飾一衣之費輒值中產而都市奇淫之設日甚一日所以天下之財不見其消有時而盡蓋爲是也漢賈誼至於流涕唐丁公著以爲此當勞聖慮豈無見哉臣以爲此一事當使南北兩京兆及巡城御史設制禁之而有餘然後郡國可以漸化至於巡按之贓罰直當報罷而一切罪鍰直令所司置簿登貯以爲郡縣軍興賑給之用而不必更煩司農之拮据復命則盡以其數報上於此中染指者事聞逮問於是巡

按正己率屬將貪墨之風可以不攻自息至於書役當減汰員名照隸快設工食以盡革其頂首亦如吏員當街之例自郡國彙用而撫巡監司所用即自府縣習文法號謹愿者取之犯法者幷坐其所自出如是而舞文弄法及乾沒侵漁之弊亦當稍有所止凡此皆臣所謂害民之大者不塞此二害之源而欲百姓之殷實和樂此必不得之事也夫天下之患莫大乎害有所受而民猶不知吾即從其所不知者而深爲之備則其所留者甚大而民之財亦日有所滋長而不覺所謂養之之法固如是也誠不如此而又加以水旱盜賊臣之爲陛下慮者又豈止財盡而已哉

塞貪源

臣聞善治疾者不難於用古人之方難於得致病之源不得其源雖日進良方而疾愈劇得其源而治之雖沈疴可以立起今天下盜賊生於民貧民貧繇於官貪陛下跡得其情亦能赫然下嚴旨懸重誅而風不可息事益加厲豈貪之必不可禁歟蓋皆遏貪之流未得其源而治之也臣請言其詳鄉會試者終身之源也初選者蒞任之源也京官者外吏之源而巡方者守令之源也今夫士始一窶人子耳一列賢書即有報賞宴飲之費衣服輿馬之需於是不得不假貸戚友干謁有司假貸則期報以異日干謁則先喪其在我黠者因之而交通之徑熟圓巧之習成拙者債益日重氣益日卑蓋未仕而所根柢於仕者已如此矣及登甲榜費且數倍債亦如之彼仕者即無言營立家私但以前此之屬債給於民能堪之乎臣故曰此終身以之者也今士之初服官者吾知之矣營選矣鑽缺矣不惜倍息稱貸以求之矣鄉貢監吏求

之較難。則圖之必力而費之更倍。故有上任者朝來索通者暮至矣。此卽不取之於民、得乎。夫前此二弊。外官取償於民。京官卽取償於外官。其源同也。有要津有奧主有座師同年鄉曲之援繫。於是有大計。有京察。有被劾而求薄其議。有蒙薦而益美其遷。凡此能虛得之乎。視其人之崇卑戚疏。以厚薄其貽餽。而其人卽以其厚薄之數爲效力之淺深。鄉貢監吏之屬苟有所求。益愈竭其貲而不恤。尤可怪者。今以功令之嚴。益設爲簡易之法。入國門者。皆短刺空函而金已達其家矣。又變白爲黃。取諸其寄。所以致之者愈巧。上之凡所爲包苴有一非下之膏血所充乎。古繡衣使者之入境也。墨吏望風解綬。而今不然。貪者畏其將及也。已豫爲營解之地矣。其不幸被劾者。無論幸而免劾者。亦無論。卽號爲才能矣。而實登剡章者。不有謝乎。謝不有例乎。且薦何容易也。自兩司而府而廳而縣。遞相制則遞相持也。一忤意恐授之瑕釁矣。又守令三載之間。所經上司者幾何。前得當而後失懽。無益也。外得當矣。內之常額未盈。猶無益也。凡此非竭數年之全力以注之不可。我之力全民之力何如耶。臣約略計之。士自始達以至考選。其所費已千萬計。而入橐者不在是。故非火耗贖鍰何以充之。非剝削敲扑何以致之。然則不爲吏已耳。作吏而貪。豈盡天性然哉。亦其漸積之勢耳。此今日明旨之禁貪而貪熾。臣所謂背遏之於流也。至於塞源之法何如。臣請於士子始第之日。鄉試只令家僮傳報。會試則附邸報以傳。兩者所省。已數百金矣。舉人初中有浪費不賞。及干謁無忌者。許郡邑開報巡按爲之參處。進士則令觀政衙門訪禁。犯者錮而絕其仕進。庶乎各有所懲。又設二府反坐之令。吏垣銓司部尚書調舉。凡選官及考察之年。受囑通賄。及不能禁奸

胥弄法者事發同坐。巡方御史則都察院選任。凡巡方不職及薦劾謝免事發者同坐。又令在京兩衙門言官。凡內外官鑽缺營薦及吏部巡方受賄不發許兩衙門各員每年糾劾一二人。其扶同不發者歲終議處。如此貪之源可塞矣。卽不能盡塞。臣所設爲塞之方。簡而易行。誠著爲令。而法在必遵。則貪之風亦可以次稍除。夫天下骨性峭潔之人。旣第猶若寒素。卽入官甯百折不變所守者。不可謂無。然亦寡矣。聖王之治天下。不恃人之皆廉。恃吾有以使之不貪。則向所謂時勢之流相激使然者。今逆窮之而復爲不可踰越之勢矣。是卽臣今者所爲澄吏治之大端矣。

樓山堂集第十卷

策

兵事策并序

崇禎八年乙亥歲盡賊破和州已圍江浦自除夕元旦南京城守江防皆戒嚴九年夏予應試至都嘗與士大夫遊因從其後問前此守禦之方竊以爲未盡也諸公中有雅識者以予嘗有漆室之憂又好妄談天下事因問予亦有策乎予唯唯退而欲以胸中所畫者著之篇會口警邸報未確然予以見於南中者意推之天下事亦略可覩耳因爲策十首自口及寇以至城守江防者悉具城守江防則猶在南談南也事始於兵故曰兵事策時丙子六月

策一寇

今天下之勢蓋岌岌矣外備口內禦寇口之發口也已二十年矣失封疆喪師徒凡三入邊不敢抗寇之起也近十年殄城郭殺吏民馳突出入遍掠四五省而不能滅然則此二患者遂與國家終始乎方口之苦邊也天下憂口耳有知其卽寇口乎自有東事來凡幾召募矣幾征調矣派幾加矣災幾見矣天下洶洶已非一日撫循不加賦斂益急貪吏輒曰功令嚴耳功令嚴耳敲骨吸髓以名急公而私者實不可問

奸胥猾吏所以因緣其間者殆又甚焉於是民等死耳幸而少緩須臾何禁不爲盜而逃軍叛卒或以將吏之過苛或以資糧之不繼益去爲盜倡故邊之不靖寇之所以終不息也以寇之愈熾而幸邊之稍甯以益急寇而緩邊此不亦如畏影者日中之走愈疾乎愚以寇不盡滅不能專事邊也然非謹備邊而竭天下之力以盪寇假如寇不即盪邊益加警萬一烽火甘泉如昔見告將欲還兵而已絆寇矣欲逐寇而己恤口矣不知此時誠何以應之中國之兵所以弱者以其備多也寇分三股流轉於秦豫楚之間已使我師東西易向矣況中外並劇寇口交訌使天下不疲於奔命以庶幾乎功之兼成也豈有冀哉故爲今之計幸口不大動莫若厚備邊而益創寇益創寇者非但使寇息而已也自兵不習戰而邊隳故敗軍之氣數十年不復自民不習兵而寇熾以致蹂躪數省不能使一大創今既併天下之力以圖寇擇將領簡卒伍精器械設方略講守禦凡在行間者皆廟堂素所擠掇之人士大夫身習勞勩躬踐戎馬以期必滅此而後食是用兵於寇而將士之能已見矣寇平即及其鋒而用之文自督理二臣以下至守令武自大將以至總把次其功效厚其陞賞以分布之於邊即以其所常用之勝兵益淬厲不懈而驅之口口吾意將帥非向之以空名推者比必更有以自見士卒之轉戰逐寇者日狎兵革宜亦與向之坐甲裹糧未見敵而氣沮者不可同年語也如此則東事可以得志夫論前之勢寇之起也以口繇予之說口之口也即以寇故用兵者國家之不幸而實非國家之不幸也嗚呼第不知所用以滅寇者果何如也

策二寇

天下方憂寇之不能卽滅。愚欲以殺賊之兵□□。毋乃效之必不可見而言爲迂乎。是不然。吾第慮寇之劇也。□乘而舉耳。故此時宜益厚備邊。夫邊而爲一時之計。闌其入焉已矣。不能必大創□也。故莫若謹備之。若寇之所恃者流矣。無關隘之可守也。有司分疆而治。得不至焉幸矣。至而城不下。殺掠不甚。卽言功矣。遑恤其鄰之壑乎。故寇不勝備也。惟滅之已耳。寇亦不勝滅也。其人多非精兵不能破。其勢散。非方略不能窘。其奔突無常。非日夜追逐擊殺。不能使之掃除而無遺。故一用兵於寇。而文武之能具見。一用兵殺賊。而兵之敵愾日生。夫前此守令號爲賢者。撫循有餘耳。非必身在圍城。躬親捍禦也。監司撫按。卽號稱風厲。不過操法以馭下。非必身督士卒。親冒矢石也。每郡防衞。卽有額設之揮總屯守之兵卒。不過於上司巡臨。顧倩操演。以壯軍容。以完故事而已。亦未嘗躬擐甲冑。手執干戈。以幷命於堵截也。是故以寇之流轉不息。而後中國之文武將士。日夜防禦淬厲之恐後。則兵當日強。兵強則寇當自滅。以滅寇之強兵。卽以前此能將者將之。其經撫司道。亦選之此中而自足。又幷前此備邊之精兵。以合而用之。則東事可以得志。夫兵猶器也。器不用則坐壞。手不習器。則至於扞格而不能操。往者國家不常用兵。故□一發而不能支。及□數次蹴邊。竭天下之力。以從事於東。而兵或取於召募。或藉之調援。猶之不用也。及兵合矣。而□又退歷數年未經戰鬬。猶之不用也。故我兵常弱。然而□亦數年未舉矣。我日用之於寇。弱者可強。彼坐而不舉。則強者又當弱。強弱之形相反。而用之有人。此眞百年一時也。昔宋之弱也。羞古今矣。金再入而國不守。張、韓、劉、岳之徒。起而收拾餘燼。不數年而金幾蹴要其始皆繇破羣盜而習戰。降羣盜

以益師。張俊之破李成。世忠之平趙忠、范汝爲。岳飛之破楊太、張用。劉光世之擒郭仲威、邵青、用軍行師。號令如山。而招降制勝。所當輒服。則惟戰之力也。故天下方憂流寇不能卽滅。而愚以爲□□之助。夫果以此爲助。則用兵於寇者。奈何不務力也。

策三

中國雖有勝兵。能卽□□乎。則談何容易也。夫今之□。與昔之□異勢矣。則今之兵。亦與昔之兵異用。此不待智者知也。愚試妄籌之。夫□昔破全遼而不能有。則我宜直前進據。招聚流亡。厚集兵力。以圖恢復。是得尺則尺之效也。未爲失算。乃圖事非人。兵再覆陷關、寧之外。兵不敢窺左足。失大機者一矣。往者海上牽制之說。卓有勝算。□若用兵關、寧。而以島師覆其巢。宜可以得志。自毛帥糜餉被誅。此後無一人言航海者。失大機者二矣。當插之求款也。我宜撫而用之。羈縻有術。處置得宜。漢所謂招烏孫以斷匈奴之右臂者。此法是也。以□攻□。實用兵之上策。乃圖事無人。議款築舍。至插折入於□。而□且東有金白。北有宰暖。西盡俺荅、永卜吉囊之地。關門之外。袤延萬里。□不復有所闌限。失大機者三矣。夫中國失此三大機。守則我力分而難於備。勦則彼地大而窮於追。雖有衞、霍之將。未能遽必其成功。然則將閉關固圉。謹遏其不來乎。不能也。已已入矣。甲戌入矣。而今又見告矣。將聽其長驅直入。多方邀截。使之隻輪不返乎。不能也。□陷遵數日。而且不得報矣。去宣鎭僅三十里。而始錯愕收保矣。□介在宣、雲。越大同。闖膺門南下。而薊密大帥。不聞加一矢。捆載飽颺。而宣、雲、陽和。不能躡其後。今昌平之告。又且疑且信。不知爲何

口之兵矣。如此使口果有觀兵燕雲、飲馬河維之志。我其如之何哉。然愚以爲口實易與者。非無說也。已已之後。愚雖伏處草莽。嘗以三策料口。謂其必出下策。以三策自料而竟無策。可謂國有人哉。夫孤軍深入。不能自防關寧東絕通津南逼良涿北疑昌平。其志固已小矣。僅陷一遼。又不能守而羈游剽掠。此必危之道。所謂下策也。我於是時。以各屯之兵綴之。而用關寧之師直搗其巢。此爲上策。委之以數邑而堅壁清野。使攻則不下。掠則無獲。擇持重有方略大臣一人將之。使各鎮能戰之將。以銳兵更番邀擊。可以盡殲此中策也。但使宣雲陽和設奇擊惰。一大創而不使得氣去。此下策也。夫以我之策遇口之策。下且爲上。而乃偵探不實。進止乖方。使將士自疑。精兵陷沒。勤王之師。雲翔而不敢進。其失計可勝道哉。夫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使口復循覆轍。安知我不得志。然而無幸其不來。而弛吾前戒。亦無幸其再來。而用吾故智。吾惟恃吾守。而令彼不得來。亦惟恃吾戰。而使不窮於守。庶乎吾可以得志。今試度邊關內外。最稱要害者。何方遠近險易。便於應援者。何處兵車火藥。用惟所長者。何器。而敢死力戰。見敵則奮者。何兵。文自司道以上至撫督。武自大帥以下及游把。使九卿大臣各舉所知。悉心計議。以妙極一時之選者。何人。然後於司馬之外。專設一知兵大臣。出入視帥。以惟所節制。觀釁俟時。因勢而動。使彼有長不得而用。吾亦不自暴其短。度不過數年。而彼之運數已口。不過數戰。而彼之精銳亦盡矣。是則吾所謂中國之有勝兵。而口可口者此也。而其如急則能戰守之寡。而寬則持文墨之多何也。

策四

愚所謂勝兵□□者守爲先戰次之然戰爲上守次之蓋謀畫未定而輕用師者殆也故曰守爲先然備多力分偶一不戒□復入蹣卽所在戒嚴長此安極故曰戰爲上而要以乘釁俟時因勢而動者其長策也論者曰□兩入關矣我不能抗而彼復逸出其謀固不可測而且退而耕於遼矣而且退而收諸國矣是彼方欲有所用其有餘昔金之於宋元之於金皆用此法而我何云俟時也愚以爲不然蓋以宋金之極弱而適當兩主之方與彼其賢而多智又能盡下之材豈今□□之可□而我聖明在上幅員未虧亦豈二季之可比彼以我叛人之導引特子女金帛是厭耳非必卽有大志而我亦謀國多疎柄以撓敗非盡力竭勢詘也吾反其法而用之則弱可強彼肆其□而不戒則強必弱此理也勢也故吾俟而圖之未晚也論者又曰□既幷有諸酋之地則號令專且推賢而立不聞有他其人心固彼方蓄力數進擾我多方而何云乘釁不知從古□□有強服諸種而後無事者乎彼好亂喜叛固其□□且插卜諸酋種一旦力屈而爲之下非盡心服也不出數年而二庭之變可以立待□□雖□聞其□□□□積不能平□□之□宜在旦夕而我中行趙信之屬亦豈能長持權無事哉計此數端□必自作亦理也勢也故吾所謂乘之而動動必有功又何疑乎夫然吾將信回鄉之□弛出關之禁故作交通陰行間諜以祈速得志耶抑將招致奇材解脫文墨聽介子之勳成於一劍甘成之功得之矯詔然後愉快哉夫機未至而驟求之則易泄勢不在我而嘗試焉則立敗愚所謂乘釁俟時因勢而動者固非取必於僥倖不過精吾戰守之方使之可以持久不敗卽一旦用之不爲生事耳愚蓋深計之而知守莫要於行屯政而戰無過於一將

權也今誠於各邊之衝修臺堡謹斥堠設應援而以屯之事量地畫界分而任之於各方之撫督寬之以歲月假之以種具而責之以成功不惜小費不撓旁議不急近功度不出數年間屯事大興則轉運可省卽沿邊宿重兵亦不至於內困然後妙選智勇大將聽其自守便宜以時進取如吾所謂俟而乘之者機有可圖則急因之而無失卽不如此而□運未□猶肆大舉我亦有以闌之而不使入且以其預備者而用兵殺傷豈遂在其下設不幸復如前進薄吾向所料之三策固在也蓋李綱、師道之計行雖以方興之女直不能得之於弱宋而況天已厭□之□□哉抑愚讀史而深有感於漢君臣之用兵也趙充國以屯困西羌其時明君察相反覆辯難以聽其持久然而辛武賢之用兵亦所不廢也兩者相資而功以之成則愚所謂戰守之方師其意而行之亦猶是也故非勝兵不能破□非俟時不能用兵非以屯爲守則時不可俟數者合而□不□未之有也不如此而別談表餌妄意犁庭事或有之要非愚之所敢知也

策五流賊

往者流賊之起也積有年歲矣始於歲之凶歉成於官之苛暴急而走險豈其天性然哉於是時也解散之也易卽不然撲滅之也亦易夫賊至數萬至數年而守令申請不力撫按勦撫無方此不亦養賊以憂貽君父乎故愚欲於賊所自蔓之方逆窮其守土巡方者而治之不爲過也雖然賊之在秦譬猶穴中之鼠搤而擊之猶易也使之西入晉南渡河再出入關而不敢闌流轉楚、豫之區地大人衆奔突無常彼不勝流此不勝備招之不從擊之不盡於此時也雖有韓、白之將吾以爲難夫寇之流也水也其起也可以

濫觴耳出關而稽天之勢不可遏矣善治水者疏瀹決排使之就道安流而水患息今賊而能使之就故道哉然疏瀹決排即安得謂遂無其方也吾以爲必致之死地然後可開其生路致之死地則其求生也急雖有招撫可無他患開其生路則賞自離弱更擊其後至而禍絕矣獨所爲致之死地者有數道焉防爲上戰次之守令爲上大兵次之賊之流也兵亦隨之轉徙蓋未戰而已疲於奔命矣今南北晝江河而守郡邑之在中間者逆揣其所必奔之地爲之厚隄防多偵諜先事爲撤置使賊進無所掠攻不能克不過轉展數邑而數萬之衆餒而無所逞其技矣然後大兵進而薄之設方略厲將士寇有不一戰潰者乎且賊不過負其衆勢恣殺慘以爲威耳其實不按紀律不度險易不量主客可盡取而殲也今郡邑守令先於所蒞之地熟視險要計可以設伏者何方可以堵截者何處此賊未悉諳而我可從容布置者也於是疑之以多方誘之使坐困使之進退狼顧而大兵又從而四面追逐賊且靡矣夫賊野窮於掠攻窮於守戰窮於餒奔突窮於所向則隨和者必有攜志而渠帥亦當有悔心然後擊之招之惟我所施是故不能致其死命無輕言招也且示弱且貽患不多爲之防戰不可得而勝也且爲所窺爲所侮不責成守令大兵隨之流轉無益也適以驅之使靡漫耳而我之民且窮於過兵且匱於轉運誠以愚策行之重守令之選盡所以防之之遠以戰而致其死以致死而開其生而賊患之息也直可計日而俟之矣

策六流賊

國家之於賊蓋孔急矣特設督理大臣者二五省之巡撫監司治其兵三邊之大將爲之帥自禁旅以至

各方之調撥者十萬而爲之兵截留都發問藏并諸親藩士大夫之捐助逾百萬而爲之餉然平蕩無期滋蔓益甚而愚且欲重守令之責豈迂談渤海之向化虛慕朝歌之方略哉愚蓋實見江北諸郡縣其先破者皆其守令之癱廢者也不則其貪殘者也稍能者則攻且不下尤能者則殺且相當故曰滅賊當重守令之責也至官兵雖盛督兵之官雖尊調度應撥之法雖密然屬在數省展轉多羈追逐不及寇去兵來徒煩供億故有上之所責成在此而下之所收效在彼者此是也然則官兵可撤乎曰何可撤也守令保其所治之城不下掠不甚即言功而疆圉既隔則號令莫行欲一舉而殲焉非大兵不可然而寇分三股勦之必有所先寇資馬力勝之必有其術則愚又請得而籌之寇之三分而綴我師也我因之力分而勢弱此寇計也今誠幷力以勦一股則二者必膽落而自潰議者以秦寇不出負勢甚固楚豫二賊動稱秦寇且至以張其軍則必先勦秦賊絕其根本使楚豫二賊不能復歸且亦不能援之以爲勢誠爲上策愚謂不然秦寇雖自守之虜然居彼中久其盤據根柢未能即窺此可以計困而不可以猝拔則責在督臣闌其無出使二賊後無所援然後賊在楚豫者專屬理臣固可一戰而擒也何也楚豫二賊雖有盧永鄖房英霍諸山爲之出沒然夏歸冬出其勢不能持久秋遏之而不使出則人馬俱饑又截之而不使入則人馬俱病彼憑依阻奧我入而薄之也難俟其饑出惰歸或邀截或躡擊或設奇發伏以因勢而制之也易且賊今數萬要皆隨和脅從之人其實能戰之賊不過數千非眞難敵也賊之在郊也無鄉聚可食萬人之理分兵四掠或百或十零星單騎多迷鄉導又非眞有紀律之師不可犯之堅陣也衝其中堅則

賊首可得。而餘自駭散。擊其分出。則勢弱易敗。而主營自孤。加之以守令之防遏。鄉勇之接濟。火藥之衝擊。偏裨以下。不用命者。理臣以令誅之。士卒不人得一級者斬。又移檄各路。防其奔突。處處邀截。如此而賊不一戰而盡乎。昔人蓋有不數日而破賊數十萬衆者。用是道也。擊楚則厚防豫。擊豫則厚備楚。即不然。而二賊並出。亦委之以數邑。而堅壁清野以困之。度勦一股。而二股之解甲投戈。必次第相繼矣。然後更行招撫。別議安插。一如今明旨之所頒載。是役也。度不過旬月而十年逋寇。可以盡滅。今議者又謂賊實易與。獨無如其馬力何耳。以愚計之。賊之強也以馬。而其敗也即以馬。未有一賊數馬。又多載婦女輜重。而能進退如意者也。昔之用兵者。步馬懸絕。則捨吾短而暴其長。且馬可以誘之而使來。可以駭之而使奔。可以陷之破之。而使不得逞。師古法而用之。雖口騎亦爲糜爛。而況賊之所乘。皆掠之民間。而非盡騰驤之騎哉。劉七之剽江陰也。以困於鐵菱角而敗。夫一物足以破敵。又何賊馬之足患乎。是在當事者毋畏賊毋易賊。而又毋保賊以自重。而可矣。

策七　備南

往者土木之禍。虜薄都城。徐有貞建南遷之議。而于少保力沮之。然已起兵部尚書王驥在南矣。蓋南固而後北守可堅也。宸濠之未發也。王晉溪豫慮之。使王新建制上游。而用吳廷舉、李充嗣在南。比變聞。而二臣先陳師以待。且惟恐其不來也。當時論者。謂濠上策直趨淮而北。中策據南而有之。不知濠即能用。亦成擒耳。蓋二臣之方略已素具。而新建亦適會成功。予嘗謂謀國若于、王者。眞社稷臣。而李、吳二公未

見敵而氣已吞賊。其事亦何可沒也。今流賊之破和州。圍江浦。隔一衣帶水而望。其人馬馳逐。不可謂非震鄰之恐矣。南中文武所以議守備者。幾無遺策。而愚以爲未盡也。夫已已之有北狩也。則宜預備南濠之欲趨北也。則宜首備南。今寇逼江濱。使陪京震恐。爲南計者。宜備在江之北。與江之上。不此之圖。而徒畫上新河以自固。守寥闊難周之萬雉。閉薪米必繇之十二門。此非自備實自斃而已。且縱觀往古。從來取江南者。有兵渡江而城不下乎。有曾嬰城死守以自全者乎。南之備。必不在城守也。此易辨者也。昔謝元以八千人破苻堅九十萬之衆。唐楊行密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韓世忠駐師山陽。而金兵不敢南下。皆扼淮而拒之。不使敵得入淮。此所謂善備江者。以淮而善爲備者。以戰。若區區守一城而曰備也。此亦計寇之不能飛渡而故以是爲盡職事耳。萬一寇舍鞍馬而事舟楫。吾不知何以應之。亦不知閉門拒敵。果能爲曠日持久之計否也。然則議城守者。盡非乎。謹譏察。嚴保甲。設柵欄。明桴鼓。可以絕小盜。而不可當敵。此在平時。宜行之弗懈。寇之警也。宜益示之以安靜。而鎮之以閒整。使民耳目不驚。交易不廢。然後人心有所恃而不亂。不然。寇未偪於外。而民先擾於中。以司城可了之事。而通京大吏。逐隊發陣。用以藝威而示弱。天下之無備。豈有甚於此者哉。是故居南者。而不思所以備南。則已也。誠思所以備南。則吾所謂備之江上。與備之江北者。奈何不精思而熟計之也。

策八 備南

愚謂備南而城守者非策矣。然則城可不守乎。夫亦恃江淮有備。上流宿師。故可陽示安靜。以固人心耳。

設不幸而江不可恃。又不幸而寇從南起。此猶恃遠援而撤近備哉。愚謂備亦有之。而城以內者不與焉。何也。皇陵不守。而城何敢守。外險不守。而內何能守。夫金陵之形勝。愚亦嘗熟察而知其要矣。蓋與吳晉六朝之時。不可同日而語也。近畿無大鎮。而左右無犄角。萬一有進而薄城者。何以應之。嘗南登雨花木末。及報恩寧堵諸勝。下瞰城中。一覽而盡。未嘗不以棄此於城外爲當年失策也。又嘗西自觀音門。迤邐而至獅子諸山。輒幸此亦天險可扼。而據之以爲內衛。今誠於此二方。憑高立營。各置萬人。擇文武大臣知兵者將之。又別分五千。一軍軍恩德門之南。一軍軍高橋門之北。以爲彼此策應。而水營亦各置萬人。一軍軍上河。一軍軍下關。亦擇文武大臣知兵者將之。又別分五千。伏大勝關之東。白鷺洲之北。以爲彼此策應。選兵之精者以爲鋒。又別簡將之勇者以督戰。如此則賊必不敢犯京陵。即有方張之寇。直前進薄。而以水陸之師合而擊之。彼豈有幸哉。此備之長策也。若都城之內。非賊至城下。可以無守。即守亦不必皆用衞卒。种師道云。京師百萬之衆。皆兵也。此老將知備之言也。至如昨者。寇在江北。遂自爲張皇。點兵登陴。勢如顧倩。每夜燈燭之費。至數百金。而賚賞之錢。且夜費數百萬。嗚呼。何益哉。今南之司農。亦輒曰餉不足耳。然此二費之外。又計所造敵臺。大者數千兩。小亦不下八九百。吾不知此費果能繼乎。亦不知賊果南來。但登臺瞭望。便足捍禦乎。夫京營之兵數萬。文武數百員。無一敢布置城外者。而城守之費已如此。水營之兵亦數萬。戰船亦數百隻。無一敢試之水中者。而敵臺之設又如此。以此備南。何異兒童之見。當局者方矜爲未雨之謀。言事者且嘉其衣袽之計。愚守見而不知。智畏事而不諍。故愚謂天下之

無備。未有甚於南京者也。夫南京亦終幸無事耳。萬一有事。則備者猶以前計爲足恃哉。不守陵而城何敢守。不守外而內何能守。如此兩言者。亦直可發人之深恨矣。

策九 防江

海賊之起也。江之防在下。緜崇明以至鎮江。皆岌岌焉。然據京口而守之。重山疊嶂。無港可達。賊必不敢犯金陵。此易防者也。中原寇起。而江之防也。孔棘矣。勢長則備分。緜瓜儀至九江。幾數千里。而兵之綴屬也難。乘流則勢迅。緜九江至石頭。一二晝夜可達。而敵之趨薄也易。夫亦幸而賊不與我爭舟楫耳。萬一破城邑。掠民舟而有之。據勢揚帆。順流而東。雖兵艦集於南岸。敵樓布於江崖。勁弩火器。伏而待之。豈有幸哉。故愚謂防江者。防之江以北。防之江以上。而憑恃天塹。盛兵江南。卽謂之無防可矣。試以通江之大勢計之。荊襄爲首。九江爲腹。京口爲尾。以南都大勢計之。九江爲首。采石爲腹。京口爲尾。荊、襄、控禦勢關全楚。姑且無論。九江乃武昌之門戶。而南昌之要路也。金陵上游。此爲最急。假狡賊從此飛渡。則全江上下。守禦皆虛。采石迫近金陵。賊若從此渡江。是開門而揖之。不必更言城守也。賊渡京口。尙有險可扼。然使駐兵淮陽。則南北兩斷。卽不濟師。而勢已去矣。故南中之守。無要於三方者也。而三方何以守乎。賊之渡九江也。必自楚入。憑黃梅諸山而扼之。而以黃、麻、安慶爲連絡。則上游之險。賊不得乘之矣。賊之渡采石也。必由和入。嚴備廬州。而以安慶、浦口爲連絡。則賊必不敢長驅南下矣。賊窺淮揚。必自潁來。潁有重兵。而聯絡廬、宿。犄角壽、滁。則浦口、儀眞諸處。可以安枕無憂矣。凡此皆守之江以上。江以北者也。今試以

操江行臺設於腰腹之地。控制九江、安慶、三道。增兵防隘。練卒補缺。度其里道之遠近。而著爲聲援策應之法。使之首尾相應。以成率然之勢。如此江南雖無守。而陪京可以無恐。故昔之防江南者。爭荆州。爭合肥。爭睢陽。皆明於此勢也。不然。而使王渾東下。賀弼、曹彬之屬北來。猶區區恃姑孰之單鎮。石城之小險也。不亦兒童之見哉。今江南之議防者。亦無遺策矣。築臺增埤。練鄉勇。制火器。民之物力既竭。而將士精華果銳之氣。亦已耗半。然未聞有遙制之功。而收絲毫之效。曷若移其事而幷力於北。則江北之州邑可不破。而南都亦無所憂。夫今賊破廬、和。而江南猶無恙者。果南之防守得哉。是可以長思而深省矣。

策十 防江

愚謂防江者當防之江以上與江之北矣。然則將弛江乎。曰何可弛也。南京新營之兵。不可謂少矣。文武操江之節制。不可謂不嚴重矣。自九江以及金陵。爲監司者三府。有丞衞。有使鎮。有把總口。有巡司。又別差臺臣。歲一按視。又有職方兵垣等官。坐南調度。其防禦之設。不可謂不密矣。加以水營之操練沿岸之巡邏。日益嚴蹙。何謂弛也。然數者皆有名而無實。徒幸無事。官以待遷。兵以偸飽耳。一旦有急。如搏沙畫餅。豈能一有所恃哉。且夫江防之不足恃。而水兵之不足戰者。亦已久矣。往者劉七、齊彥名等。以追急奪舟浮江上下。自黃州至通州。幾數次矣。而莫敢誰何。幸而遇風破舟。賊以喪亡。夫逋賊且如此矣。使方張之寇猝來。而以舟師遏之。吾未見其必濟也。邇者江上戒嚴。舟行上下。俱有阻礙。而北岸一帶。不許泊舟。寇未至江。而江岸遇兵。甚於遇寇。至於孤洲夜泊之船。又往往劫之於兵。如此不防爲害。防亦爲害。然則

如之何而可乎。小寇之肆剽於江也。不過窺港岸之荒遼。伺舟行之單弱。以舉事一旦。但嚴責汛地。連坐水兵。卽無大虞。其防之也。一有司事耳。兵過無紀。責在督兵。此亦易辦也。若狡賊有志渡江。則豈區區水營之操練。兵船之巡邏。足以禦之乎。貴在絕其濟師之路。而遏其致盜之源。夫江北郡邑。其有河港之達於江者。可數而知也。其中舟楫之往來。財貨之出入。勢不能一日而斷。若慮賊之奪船。遂先事阻絕。民何恃以爲生。愚欲於各處岸埠。設一船司。平時但立稽驗。如保甲之法行之。一旦有急。則盡驅而之江。其有不能卽撤者。舉而焚之。如此賊搜船不得。豈能飛渡。是所謂絕其濟師之路。儻因江北有寇。遂概禁北岸不許停泊。南舟不許接濟。毋怪乎數年之間。避寇者以無船可渡。遂皆驅而及溺也。有司以此爲得計。不知舟中敵國。卽起於此。若所爲致盜之源。尤有足慮者矣。夫北方焚掠已盡。寇豈能一日忘南哉。特不能舍鞍馬而事舟楫耳。今不能幷力防北。而江南沿江諸邑。穿壕守埤。益無虛日。又各練鄉勇。起派民間。物力屈於增兵。精力消於城守。守令以此爲備豫。上司以此爲賢能。而不知民之思亂。十室而九。夫地方未見賊而日如遇賊。民亦何禁而不爲賊乎。且江南地阻人稠。半仰食於江、楚、廬、安之粟。今各方多事。賈販日稀。民饑思亂。其勢然也。思亂則必迎賊。卽不迎賊。萬一南方寇起。猶有天塹之足限哉。故愚欲各方散鄉勇。能守禦。蠲苛派。加意撫循。設法通濟。卽不必防江。而防江之法。莫良於此。所謂絕之於其源也。不如此而防之於北。失之於南。防之於水。失之於陸。況事有出於防之所不及哉。至於操練巡邏。各有職守。平時且不能弛。寇至其何能已。此但著意行之。而無如愚之所謂有名無實者。則幾矣。

樓山堂集第十一卷

策

時務策 并序

予在南京嘗爲擬進策。又爲兵事策。所以計天下事者略盡。會自句容還雲間。友人遺予兵家言。中有擬爲問答若干篇。予覽之。與予意不無離合。其合者予見之前策矣。其爲予意所未盡者。予亦擬爲問以條之。并亦廣前策所未盡。予不專言兵。然亦時所急也。爲時務策七首。崇禎丙子七月。距闈試十一日。

問今天下門戶之勢似已成矣。其學術人品以何者爲正邪。正是非以何者而定天下之士不難辨也。繇設心之公私。以觀立朝之本末。而邪正較然矣。邪正不難辨也。觀其取舍之所歸。究其成敗之所繫。而是非較然矣。夫人豈甘以其身爲不類。令天下後世目之爲邪哉。始於一念之私。成於所趨之誤。沒其身於勢利不能出。致人國於傾覆而不顧。即有所矯飾覆匿。而一生眞僞。卒不可掩。是故觀人者。先其大節。略其細謹。察其本情。要之末路。此百不爽一者也。愚請即往事之可爲證者論之。則莫辨於漢唐以來之黨人矣。東漢之季。權歸外戚。勢移宦豎。公忠不貳者危。正直不撓者敗。於是始有黨

人之目。夫禍或生於所激。事多傷於已甚者有之。然而其氣節固可風。其志意亦可原也。於斯時也。爲胡廣、趙戒者邪。爲李固、杜喬者正。又同一正也。爲李膺、范滂者難。爲郭泰、袁閎者易。此其是非。豈待再計決哉。唐之牛、李。其邪正誠難遽定。原其所起。皆以附勢干進。借人國家。以肆己報復者也。故君子兩非之。宋之三黨。皆以正攻正者也。迨其後適足爲邪人借資。而正者亦不能辭其過。君子於是非之間。又未嘗不兩存之。執此以爲鑒。而今士大夫之品行。亦大約可以類而盡之矣。何也。今之士不幸有門戶之名矣。其不在門戶者易見也。其公忠清介。以勤宣職事者。不問知爲正也。其貪冒放恣。以便利身家者。不問知爲邪也。古已有門戶之見。其誰肯自居於邪。亦誰不自附於正。於是有敢爲排擊者矣。有陰爲要挾者矣。有巧於籠制者矣。有公爲報復者矣。而愚以爲辨之不難者。生死之際。可以明人之處心。進退之間。足以觀人之大節。試自神宗以來。數十年之事變觀之。爭權臣。爭國本。爭梃擊。爭移宮。爭紅丸。其邪正是非。數者聚訟莫決。一臨之以黨禍。而其人如蒼素黑白。判然立見。蓋觀人於生死進退。其公私本末。有不久而自定者也。今之時事。雖與先朝不同。然後之視今。豈不猶今視昔。其爲正者。必難榮而易辱者也。必志在國家而防已疎。必心存汲引而與人鬬。必好議論、喜名節。而趨事勇。是故常抵之而多隙。攻之而輒敗。然而不害其爲正也。反是者必邪。雖然邪而負其勢以與正角。其爲邪未甚也。邪而人主嚮之。士類附之。天下稱之。其爲害可勝道哉。是故孔光不再起。人必以忤傅后爲忠。張竦不屈節。人必以爲廉潔有操行之士。何妄不敗。人必以其閒雅冲曠爲勝。王沈、裴秀、不附逆。人必以其談經講藝爲賢。八關十六子。不躁進。未

始非一時名士。王安石不亂天下。則其偏執矯情者。皆若不可及。然而有識之士。當羣情競附。衆議歸嚮之時。獨能深窺其詐。而豫知其禍者。豈有他哉。亦愚所謂略細而觀大。探始以要終。察其公私而眞僞見。審其眞僞而是非覩耳。況門戶既分。則趨嚮自別。孔子曰。各於其黨。此卽古今觀人之要道也。士之學術人品。豈非至今日尤易定哉。今論者又曰。學術正則人品自正。何門戶之足言乎。夫學術亦難言矣。正人繇之而益正。邪人用之反以贊其邪。古之仗義秉節。深執忠孝者。往往得之天性篤質。不立聲名。不喜浮華之士。而喪顏屈志。行若狗彘者。又未必皆未嘗學問之人也。此又用人者之不可不辨也。

問制科得人今不逮昔議者至欲罷之幸其事寢然制科果無弊歟兼行騎射果爲得歟

取士之法。古今不一途。要其法行之自後。未有不滋弊者也。夫因其弊而釐之。雖循法猶可以得士。若以法之必弊。欲盡舉而更焉。竊恐一旦盡奪士子所繇進。非惟不足以得人。反以召亂。夫今之極弊而不可不釐者。科舉取士之法是也。以高皇帝之神聖。倣古定制。豈不能多爲之途。令人才不窘於用。乃三年而定科舉之制。至六年而罷。後十七年復頒定成式。以著爲令。歷代奉行。至今幾三百年。法益加密。無敢議更者。以人材所從出也。夫時非開創。君非聖神。亦欲破格取人。登進不次。此立敗之道。士不納之於學宮。教之以禮義。繩之以藝文。困之以科場。其秀黠材敏者。將何以約束其心。而馴服其氣。愚是以謂科舉之法。雖不可以得異士。而異士不能外。原非以便庸流。而中人皆可勉。然後嘆聖人創制之意甚深遠。今雖極敝。亦陵夷之勢使然。非國家制科之初意也。且今科舉之法。亦何嘗與初制有合哉。初制但通經書大

義。故士得以其餘研精性理。博覽史傳。非若今之雕繪詞章。士自比偶文字外。卽不知宇宙更有何書也。初制兼重策論。故士前場經義質雅。而二三場學問贍博。條對詳盡。又非若今之專事經書。主司閱文命中。卽不問後場作何語也。天下之能督課士子者。教官也。初制非選擇不得爲是官。故官是職者。旣使之造就人才。又聘之與試場屋。誠重之也。高皇帝時。嘗召對訪問。有不達世務民瘼者。則罪之。謂士子不能資以服官。則學官之設。原非專以文藝造士也。今則司訓者皆癃廢之歲貢。領諭者半乞恩之舉人貢。則但糜官廩以責束脩。舉則兼通干謁以俟遷轉而已。卽號爲賢傑者。月有程課。卽爲盡職。而他何知乎。天下之能變移士習者。內則祭酒。外則督學也。聞之先朝。非極天下之選。不得居是職。高皇帝於國學尤加意焉。蓋嘗詢吏部尚書以尊崇宋訥矣。提學之差也。兩京則持斧之使。各省則廉察之司。誠欲其秉憲立嚴。使無得而撓其事者。是故驥勉著南北之聲。而陳魏得寬嚴之體。彼其時名卿鉅輔出其教育者。固可指而數也。今之祭酒何如乎。提學何如乎。官不必以望推也。道不必以嚴立也。兩雍爲師徒之傳舍。直省完歲彙之成規而已。道德之薰陶。問學之資長。榮辱之風厲。知遇之鼓舞。行之必以其誠。化之必期於效。蓋歷二三十年未一遘者。而其中陵夷苟且之故。不可勝舉。然則倖而得焉者。不過皆詭遇捷取之士。非實有所挾而往也。又加以科場之官。取之以資俸。而命中之技。得之於輕華。天下之人材何繇而成。卽何繇而進乎。以是謂制科爲不敝之法。誰其信之。雖然。以其弊而併創去其法。毋論負聖祖設科之至意。羣天下學宮之士。其不能徙業者。用何途以處之。卽材士誠不必拘此一途。然倉卒何以自見。而公卿大吏。

無一不從此出者彼亦豈能別操衡鑒以行度外事乎愚所謂誠反其法立以召亂者蓋爲是也然則愚所謂因弊而釐之者何如請令外愼提學之選內重祭酒之責小而甄別教職大而嚴擇試官其可以變通行之者有四事焉一、每歲貢士可罷也一、三場出榜宜分也一、國學積分當行也一、薦舉人材當愼也請於每歲貢士之期卽以督學所首拔士充入國學而廩生歲食之餼則以遞給高等諸生於是諸生無不均之歎而貢不期於衰耄亦可造之兩雍以厚期其所至省試之輕下場也久矣今請盡閱三場彌封之卷而第其高下以次揭曉其皆合式者爲上等中二場者次之中一場者又次之會試亦如其法以爲選官之次第其文義爾雅者旣得登進而穿貫古今通達國體之士亦不至於淹落於是人人嚮學當不出數年而國家可以盡收其用國學之以舉貢充也所從來久今天子亦旣下明詔使舉人下第者入監矣乃行之未久反以之爲市其爲欺罔可勝歎哉今請更爲申禁令兩雍多士充盈而積分之法歲一舉之其高第者不必更應春秋二試卽與科甲一體出身庶其事重而人奮將國學不期而自盛矣此三者皆所爲就科舉之弊而釐之也有非常之士或道德之可風或經濟之夙負此求之不在文藝之中用之當超格例之外則令撫按司府採訪薦舉以赴部起用不強其不願仕者如此是以保舉輔科舉之不逮而不使科舉之士僥倖於保舉之可行其法亦可久任之而無弊竊以爲得士之方莫良於此矣今議者又謂□寇不□遼左久墟國家所急者知兵之士耳今天子欲於科舉之中兼行騎射乃詔旨久下應者無人此何以故不知國家於武事已有科矣武旣兼文而不效則文而試武亦豈眞能得召虎之臣孫吳

之士哉。夫高皇帝亦嘗令生員習射矣。非以此爲試也。愚請令騎射兼優者。當於試外錄用。不限人以必習庶習者得以自見其長。而不習者亦不苦於格之不及。是兼得之道也。雖然。天下之弱。亦已極矣。士大夫勞苦不任。偷惰成風。故奸人叛卒無所畏。而遂因之以逞。誠如明旨。令士大夫人人習兵。則積弱之氣當振。而國家之威。亦緣是而立。此豈不足以矯偏而救弊乎。乃下不率從。而上之令亦相玩之爲故事。愚然後知積漸之難反。而向所謂更法而易亂者。非虛語也。第不知果設誠而力行之。亦令之而人不從否也。

問天下事議論多而成功寡其病源安在

天下事有以任之而後成。有以議之而後決。故計者功之藉也。古之人未爲是事。則必博謀衆議。虛心盡下。以求萬全。是故所爲而常成。然亦有衆所不與。而我能獨見其然。遂不難排羣議行之。而所爲亦常有功。是何也。未事而先議。故議常定。舉事而能斷。雖議亦不得而惑之也。今天下可謂多故矣。謀夫盈庭。一事未集。始以一人之言而欲有爲。未幾即以一言而罷。始議者不過一人。未幾撓者四起。前見賢而後獲罪。喜變更而憚垂成。如此者不知凡幾矣。即如事之大者。孰有如遼東乎。自萬歷己庚以來。國家之用人不可謂不專。聽言不可謂不疾。言者亦不可謂不多矣。始而經撫不和。繼而中外相格。又繼而左右爭袒。以至覆沒相尋。功罪異用。嗚呼。是可謂之有議論乎。有事功乎。鋒鋩不用以殺賊。而用以角意見。是非又不從意見起。而從門戶起。大臣博寬厚之名。小人進煩細之說。如是即有成功。皆以議論而敗。然則空言

之爲害。孰有甚於今日哉。今天子欲大創前弊。銳然與天下更始。亦十年於茲矣。□數人□寇愈加熾。民賦既竭。吏治益偷。於是又慨然發明詔。示風厲。廣言路。虛聽受。至草莽下賤。皆得論事於前。而與公卿大臣圖事揆策。亦既不遺纖細。此宜其有不世之功。可以次第立見者。而計效課績。則如捕風搏影。一無所就。此曷故歟。愚以爲喜事之與欲速二者皆足爲患也。何謂喜事。夫懲前謀之不臧。但銳然革之是矣。乃一旦欲大有所爲。則希旨承意之人。必將操興作之情以動上。而不顧其時勢之艱難。究之利未能興。害猶然未革。吾意已先爲下所持矣。至於以一人之言舉一事。度非經歷歲月。實意責成。有司亦陽奉之而陰悖耳。而一有欲速之心。朝可一議。暮行一疏。報者未及國門。撓者又經部覆。久之奉行不及。則至於相積。卽行者亦先意此不可終日之計也。而實未嘗一行。於是上之所急。下之所緩。前之所督。後之所稽。議之所以多。事之所以愈不立。其病皆緣於此。夫從古議論有餘。國之害也。西漢詔令質樸。大臣少文。其治理風俗。卓有可觀。自武帝以文辨之士。屈服大臣。國家始漸多事。功雖就而傷者多矣。宣帝與趙充國辨難反覆。雖舉朝言不便者什九。其意卒不可奪。故功以之成。則人君如宣帝者。眞圖事之主。臣如魏相者。眞謀國之臣。何也。彼於事理灼見不爽。故輕於違羣臣之議者。知議論有不足恃也。後唐憲宗與裴度之平淮蔡。其不撓於衆論。亦爲近之。宋李沆有言。吾居大位。未能補報萬一。但天下言利病者。一切報罷。至哉言乎。此正今日對症之藥也。今天下議論之多。孰有過於條陳利病者乎。臺省漫無糾劾。或拾前人所已言。或取目前之不急。連篇累牘。以自塞責。而票擬者重違其意。則必下部。部尙書不能駁正。又爲覆奏。

此不過令紙墨耗費文移繁濁博衙門高閣置之而已曾有立限奉行責令必效者乎至於士民言事其奸詭尤不可詰毋論不可行即行之豈能勝行萬一事在必行而無俄頃之功者立有邱山之謗又何怪趨舍貿理用以掣勞臣之肘而灰任事之心哉故爲今之計欲爲是事則必下廷臣會議議既上則責之成功毋使一人得撓其後其或下議未孚而疆埸之外果有任事如充國者則當力破羣議以俟垂成而臺省不急之章及四方輻輳之言直以李沆報罷之意絕之毋博寬容之名無急苟且之效毋用狂躁喜事之人毋納諂諛售奸之說夫然後勵精圖治事有條理而功有要歸亦不至如前者紛紜叢脞幾令人莫知所厝此所謂反其道而用之則議論少而成功多矣嗚呼議論亦何患其多第問吾所執以聽議論者爲何如也是又責成功之大源也

問兵莫妙於用間今□□流賊並劇用兵久不見效說者謂間術疎耳然用於二者將遵何法歟

抑孰難孰易歟請從長計之

昔人論兵謂間非聖智不能用乃觀秦漢之際不過騰一人之舌散數萬之金遂令良將誅敵國破謀臣亡烏在間之難用哉雖然以今法令相牽之時而聽一將之用間恐有以決其不能也且以使命不通□□聚散無常之寇欲取必於一間之成功又誰其任之故兵莫妙於用間用之於二者恐雖上智不能抑兵莫難於用間然非用二者之間之難吾第不知所以用之之術也故談用間於今日此計之謬者也國家自□□發□以來經撫以戰守爲聚訟中外以是非爲爭端事敗於謀多功隳於議異如此者蓋已屢

蹈覆轍矣。弔喪之舉。適爲笑資。海外之寇。幾同兒戲。即款插支□。此以夷攻夷之法。事勢灼然明白。而亦有議無任。此可彼否。至漠南萬里。盡爲□域。我能闌其毋入。云厚幸矣。況出關遣使。展吾方略乎。軍資之匱。致煩司農仰屋。能以數萬金恣其所使。無問出入乎。大將雖專閫外。然呼吸仰之樞府。能行吾意。一無請決乎。孫子曰。五間之事。主必知之。即今天子聖明。主臣謀密。能自保其事之必可任。功之必可成乎。且今將之不能得士。而奇材之不效用。亦已久矣。能以此大事屬人。信其命不辱。計不泄乎。夫設是數者。而用間於□。愚知其爲必不可行之事也。若用之於寇。則不過間之而使其黨自離貳而已。今寇分三股。彼原未嘗合也。吾何以利其分。且吾即遣敢死之士。能必其深入虜使。辯智之人。能信其見從虜。故間之施於□寇。俱未見其可也。然以間之法而變通用之。則有二道焉。曰以吾間□剿難。□自間而吾起而圖之。則易。夫□□而□內不能無骨肉之嫌。強服諸酋外不能無種部之變。不出數年。而釁必自作。此其勢然也。故以用間者用之於偵釁。以用間者用之於觀釁。所謂蹈瑕抵隙。而其事必可以得志。以吾而間寇則難。寇自間而吾因而用之則易。夫寇而多方以闌其出。則可坐困之使餒。合力以勦其一。則可聲及之使潰。此亦其勢然也。故以用間者而用勦。以得其乞哀之情。以用間者而用撫。以誘其脅從之衆。以致彼力。論智窮然後我軍可以成功。所謂以用間之法變通用之者。蓋如此也。雖然。即以間之事較而論之。又覺□難而寬易也。吾人滅寇之法。或故以所擒之賊縱歸而使之疑吾勢。或招一賊將厚撫之而使之惟吾用。或陽爲賊往來之書而錯投之。以使之自相攻。此皆可以得之耳目之前。運之股掌之上。特患無智

勇之將。深思其法而觀變行之耳。至若□者。間關萬里。情事遼絕。舍可據之勢。而希不可必之功。此適以國僥倖。以身嘗試耳。故用兵於□而曰此可以間破也。此不知兵者也。

問今民貧盜起。咎繇司牧守令之選。治之急務也。其責成之法何如

昔先王建官治民。而因民治吏。則必先責其近民之吏而治之。蓋莫守令之爲急矣。故守令之選。自古重之。而言吏治者。則惟漢爲盛。無論其三公大吏。皆繇守令之上第者漸次居之。卽在郡邑時。亦何其展布自如。得以畢見其長。而竟奏其功。則非漢吏之獨良。而治吏之道得也。夫漢未嘗不設刺史以簡察二千石也。然不過有所案舉。而未嘗兼治郡國事。以旁掣其手足。其太守雖得自置吏。然專責大體。而亦未嘗下侵長吏之權。此漢治之所以獨隆也。其後任州牧而罷刺史。又任刺史而罷守牧。徒變更職名。而於治理無裨。唐改太守爲刺史。益失古人臨制之意。宋舉刺之條最繁。實無益於治。又大臣出補外郡。而體統倒置。則糾察不行。後世守令所以遠不及漢。其法舛也。我國家設官置吏。視古法加詳。高皇帝於監司守令之選。所以甄別而鼓舞之者良至。擇能使器。固非盡繇一途也。歷朝相承。則非科貢不任名郡大邑。又非甲科不得。然而鉅卿碩公。前此之從此出者。亦非乏也。而今則吏治不張。貪風益熾。甲科之縱恣實久。舉貢之耄廢不絕。自神宗末年以至於今。日甚一日。而民不勝困。羣盜滿山。揆其所自有一。非有司之過哉。故議者謂欲息盜安民。必愼選守令。誠要論也。開創時。一切破格升黜之法。今不可復用矣。卽用歷朝資格相承之例。亦當變通其制。而先革其弊。蓋欲責成守令。非精守令之選不可。精其擇必重其權。重其

權則莫如去其害請得而詳論之夫今之所急者莫如邊方也邊方守令非任子則舉貢甲科任者十不得一矣選守令必繇吏部也甲科選縣惟便是視可以乞求可以更易而因地置人自銓司採訪區分者十不得一矣不則高下惟遇遠近視缺而囑託賂遺一無所行者亦十不得一矣知府之推遷也多繇部屬其上第者逡巡可以內轉不則亦坐致監司而一麾出守謂非所樂即出守而隨材授地者又十不得一矣此皆所謂擇之不精也及服官以後彼不肖者毋論矣即號爲強項稱爲良牧能絕竿牘乎斷苞苴乎不畏事權貴乎與利除害能任意而不關決乎積勞久任能待遷而無讒慝乎事之不得自繇而權之不勝見奪亦已久矣至其害則有不可言者幾之內數府一監司持斧使者則多至六七員矣各藩省則府一而監司且二三矣守令非三四年不遷而直指歲一換視監司之轉不待再期通計終一守令之身前後臨察之者數十人矣且縣則府之丞若倅皆伺之者也旁郡之李皆訶之者也前得當後失意無益也此見知彼按劾無益也即人人得其歡心三年赴計使京師貴人相非猶無益也經是數者高不失爲臺省下猶得列郎署豈盡天幸其所以致之者可知也思其所以致之者民之不堪又可知也今夫一瓠而數十人舉之有全瓠乎守令之害何以異此是故不去其害即欲精擇而重任之豈有當哉愚以京之倉屯諸臺專以禮節之疎密爲喜怒此其差可幷而省之巡守諸司又多以囑託之是非爲賢否此其員可裁舉刺一屬之撫按而他不得行其私錢穀訟獄之治則司不得奪之府府不能侵之縣如漢薛宣以循條職責刺史而不使與郡縣事如是則守令之權始一當縣之初筮也甲科不得專擇善地鄉貢不得

併任疲癃。才不稱地。則聽府於其所屬中奏換。但使繁簡各得。則皆以上第報聞。府則使各部院大臣舉其所屬。其繁簡奏換之法。撫按一如所以處縣者行之。至事有可以守使宜者。聽府上書直爭。而匿書褒異。間如神爵、五鳳故事。如此則府可以得志。府可以得志。而縣事當益舉。竊以爲擇任之方。莫良於此矣。至於郡縣之佐領。其才誠可任。雖貲郎吏員。可使之視舉貢。舉貢可使之視甲科。人然後不苦於無階。可達其志。當益奮。若撫按薦舉。當盡革駢語。據劾事實。亦如所劾之例。若曰某令不畏彊禦。宜使之居言責也。某令加意撫字。可使之久司牧也。某令方略素具。可使之治軍旅也。兵農禮刑。各就其所優而指事以實之。吏部即因之以分別其選。試職不效。則舉者有坐。其舉府之法亦如之。上以備部寺之推。次以膺藩臬之寄。即異日公卿之選。皆取之此中而自足。又何弭盜安民之治。不可立見乎。若夫一人之身。年貲年思。一是一非。則又當據前後舉劾之異者。爲之深窮其故。察治其私。然後賢者積累之功名。不至以單詞受枉。而彼以愛憎爲舉劾者。亦有所懲而不敢行其臆。凡此皆去其害吏治者也。未有去其害吏治者。吏治不可興也。抑因是而尤有古今之感焉。古有封一令而舉朝勸。今劾至數十人而奸不止。此何故哉。鹵莽於甲科。纖悉於雜職。網漏於奧援。而毛吹乎孤逖。故上之法雖行。下之心不服。則公與不公之異也。是故如愚計行之。所謂有治人不患無治法也。不如愚計。雖更行保舉。日設重誅。吾見謂責成。而彼害之者方益肆其威而愉快。則民困何繇蘇。而盜賊何自息也。

問流賊之劇法在必勦。然未嘗不可撫也。將勦撫並施歟。亦先勦後撫歟。又既撫之後保無後患

愚嘗妄說兵事。見昔之滅流賊者。無過勦撫二方而已。然勦者。勢在彼者也。夫彼方破焚城郭。殺擄民人。此其起事。嘗令我畏。吾畏其勢。不得不厚集兵力以撲滅之。使無滋蔓。故勦者。吾有懼心焉。懼則謀。謀則勝。然後功以之而有成。撫者。勢在我者也。夫我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使其進退失據。則賊必轉而畏我。其勢不得不乞求招撫。以苟全身命。故撫者。彼有懼心焉。懼則悔。悔則攜。然後撫亦因之而堅。賊。蓋未有方張之日。遽安然受吾撫者也。吾亦未有受命討賊。不能制其死命。遽欲徼倖一撫。以不顧後禍者也。是故賊未嘗不可撫。不勦而撫。撫必敗。勦撫未嘗不可並用。意實在撫。姑以勦張焉。則勦亦即敗。故撫者。勦以後事也。此不待再計決者也。請歷舉往事以證之可乎。曏之於黃巢。元之於方國珍。張士誠。以不能勦而議撫。故撫未成而受其侮。韓世忠降曹成之衆八萬。岳飛降楊太二十餘萬。皆居必勦之勢。故賊受撫。而二將亦因資其兵力。國朝成化間。石和尙、劉長子之亂。至於僭號改元。時尙書白圭、總兵李震。指揮張英、追勦力戰。斬獲殆盡。後餘黨李鬍子。亦以追斬勢窮。然後項忠招撫。至百四十餘萬。迨原傑置縣安插。而其亂悉平。正統時。鄧茂七之亂。丁宣遣使招撫。爲賊所笑。後尙書金濂、都御史張楷、及侯伯陳懋等。以大兵力討。然後茂七死而餘黨降。正德間。劉六、楊虎之亂。都御史馬中錫、惠安伯張偉、輕信招降。致賊昌熾。而馬、張議死獄中。後二賊流劫省直。竟以大兵分勦而後盡。又四川鄢本恕、藍廷瑞之亂。尙書洪鐘、都御史林俊、以勦撫議不合而賊熾。後以戮力合勦。設計誘降。然後殄斬無遺。嘉靖間。田應朝之亂。萬鐘未懲

創而議撫。故班師復叛。後侍郎張岳力勦之而後平。歷觀前事。撫之不可信如彼。勦之能成功如此。既勦而後撫之利如此。輕撫而不勦之害如彼。則今之處分諸賊。其事從可覩矣。今之賊非強於昔之賊也。然而通誅十年。流轉數省。破城邑。殺官吏。至震驚祖陵。此滔天之惡。卽人加臠食猶不足舒民恨而雪國恥。若不待其形見勢詘。卒然加撫。不亦隳軍實。長寇讐。褻朝廷而羞文武之士哉。今聖天子追念有司不職。致民化爲賊。又以賊勢之盛。半皆隨和劫制之人。卽勦無遺類。慮其無罪見殺者必多。於是下諭招撫。又戒將吏無墮賊計。蓋好生之仁。與廟算之得。可謂兼之矣。乃賊愈負固。而州縣至有被其紿者。此何以故。蓋前此未一大創。使賊屢得氣。徒以憚於用兵。欲賊俛首聽命。無是理也。且我卽能制其死命。然彼罪在不赦。亦安能使其恃我甘言。而無疑於反覆哉。故愚以爲行間諸吏。惟有滅賊自效。以無貽後悔而已。明詔以恩議撫。枉法而示之以生。羣臣以義殺賊。力戰而致之於死。賊旣畏死而求生。我方以勦而用撫。然後受撫之後。賊亦帖服無後患。此長策也。而今之勦者何如乎。文武之布置。非不密也。士卒之調援。非不多也。軍餉之設處。非不盡也。賊愈熾而不能勦者。蓋力分於多備。而勢緩於轉逐也。愚以爲三股之賊。必併力勦其一股。後二者可不戰而下。所勦之處。非闌其出路。不能使之坐困於山谷。非截其歸計。不能使之潰散於原野。非多爲之間諜。不能盡得其虛實。非計用其渠率。不能內潰其腹心。非責成守令。不能堅壁清野而使之饑。非使理臣誓師嚴立賞罰。將士不能用命。非合兵一處。不能遏其流突。非用吾所長。不能破其馬足。數者得而賊不能勦無有也。以數者爲勦。不能撫其餘衆。無有也。旣撫之後。量加分別。罪重

者誅。情輕者原。強者籍之以爲兵。弱者復之使爲民。安置之有方。散遣之得所。此不過一良有司事耳。豈足深慮哉。故第慮賊之不惟吾撫也。夫賊而何以不惟吾撫也。嗚呼。愚所謂在我之勢奈之何不務盡也。

問流賊之起也有司各練鄉勇不知果有資於守禦否抑無病於民否

天下無事。雖竭民力以養兵。兵卽優游坐食。日糜百姓之脂膏。而不見爲病。天下多事。則民以積歲之轉輸。必望於兵之衞我。所衞者旣以虛天下之望。又欲責民食於所衞之外。雖功成不可必。而人心先不服。人心不服。而曰吾將厚集兵力以衞爾也。其誰信之。告者口口發口。遼之勝兵。屢次陷沒於是不得不取於召募。乃識者已決其無功。然而增兵加賦。亦十餘年。而民不怨者。以口口口口之義。而民猶諒其不得已也。豈與今之勦賊者。可同類語哉。夫賊之起也。苟地方守令。有如張綱、虞詡之在官。其解散撲滅。亦已久矣。猖獗八九年。焚掠四五省。至煩聖天子坐朝側席。下詔罪己。厝餉百餘萬。命大臣視師。簡邊帥督戰。所徵之兵。自禁旅六千。以至關門之鐵騎、勁密之戰士。川、浙、滇、黔之悍勇。亦近十餘萬。而不能滅者。豈兵力少哉。賊去兵來。但有追逐。而未聞截堵。咎在統御不一。將不力戰之罪。而非兵之不可戰也。卽郡邑之旣下者。豈無兵之過。民心不固。雖高城深池。亦安用之。是故將不殺賊。有兵常若無兵。民不信上。則有兵豈惟無益。而反足爲害。愚蓋於今之練鄉勇者疑之矣。夫團練鄉勇。古之人常行之。以悍寇。而愚以爲害者。何也。則練之之方不同也。今夫府有丞、有倅、有李、有各首領之屬。縣亦有丞、有簿、有尉、有驛、有巡司、等

員。其在官食糈之胥吏。受値之隸快。合而計之。郡當數千。而邑亦數百。又有額設之更夫戍卒。大邑千計。而小亦不下數百。凡此者。豈非皆吾兵乎。誠第其武勇。教之騎射。固之恩信。厲以賞罰。此輩先有職事。既非聚不耕而食之人。而習見官府。又可得臂指相使之用。不籍兵而有勝兵。有常食而不必更取食於民。此練之之方也。而其散處於鄉鎭村落者。但變通保甲之法。陰爲部署。使其緩急守禦之助。卽在主伯亞旅之中。亦別無器仗芻糧之費。如此聚之不爲擾。散之不足憂。所謂練鄉勇者。法莫良於此。今則不然矣。招聚市井無賴之人。特立隊伍。日耗衣糧。邑設數百。則日有數十金之用。郡合數千。則又日有數萬兩之供。有纖毫不出之民間乎。前賦既無望減之期。而新派且出前加之外。賊未至而養兵之室。既已如掠。賊若來而烏合之徒。豈眞可戰。嗟夫。事之無策。未有甚此者也。吾不知此輩卽肯長籍爲軍否。抑不知賊平之後。此輩坐食既久。可以單詞散之否。則事之可慮。又未有甚此者也。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司馬溫公極論其害。後卒如所言。今非有強敵在前。而無故召募。害同抽選。夫日養兵而不得兵之益。民怨已深。未見賊而益見兵之害。民怒安息。是役也。愚恐怨怒政未有已也。爲今之計。諸郡邑之在南者。毋幸賊之不來而弗備。亦毋因備賊之事而擾民。內有可恃之實。而外不見有可畏之形。省刑減訟。加意撫循。而所謂團練之法。如向所言行之。使民耳目不驚。而亦無無事養兵之苦。萬一有警。則吾民皆兵也。古人有以單城抗數萬之師。豈有借於鄉勇哉。奈之何其不深長思也。

樓山堂集第十二卷

議

募立社倉議

今年流賊猖獗江南諸郡思患豫防大約安息貧民其急務也竊從南京見諸臺部議平糴積穀之方不遺餘策然皆謀事倉卒徒有號令即法在必行而民稱不便者又十人而九且尚未見遂行即如夏間縣奉某臺牌令富民積穀而閭邑闃然無一人願應者試究其積穀之方則徒計糧輸米但報名在官而不建倉廒不責交納不立掌管之人嗚呼是欲使事急之日有司執名問穀果直取諸其寄乎夫但有其名而已民且畏而不應致煩里排催督紳衿會議然後僅一苟且具文回上又況急而相求其何能必乎因歎時事之難爲而虛文之爲害此可概見也然則民終不可與爲善乎蓋計畫之未詳風動之無素而舉行之不以其實故上令而下不應無怪也予嘗讀朱晦翁建立社倉一疏其法今有司當倣而行之晦翁所請於朝者即其先所行於鄉者是也其法夏貸秋收每石量收息米遇小歉蠲息之半大饑盡蠲之而倉廒有所掌管有人收散時申府差官監視出納以此一鄉五十里之內雖遇凶年人不缺食然晦翁所謂申府差官者原因本府給到常平賑貸官米故晦翁因而厝置此法官爲行則可使郡邑通賴其利即官不行而鄉之人能行之亦可使一鄉之人無饑且今之日而必請米於官不能也即非官米出貸而必

揭揭然申於府。請於縣。用以自旌其善。而防人之欺。又不必也。予於是不揣愚妄。欲於本里自建社倉。以十年爲期。以千石爲額。每年自出本穀三十石。夏散秋斂。遇歉蠲息。一如晦翁之法。雖然。此予僅可得之一族者也。因以予鄉里道較晦翁之鄉幾倍矣。又地奧田少。生齒日繁。通計一鄉之穀。不給鄉人半歲之食。陸擔水運。殆無虛日。而富厚之家。曾不慮變利人之窮。益昂其值。商販者又乘人之急。愈倍其息。今歲不已。明歲復然。萬一遇歉民生安恃。繇一鄉推之。天下之患。容有已乎。故予又欲以所行者。願鄉之同志皆行之。予鄉諸望族。比財量產。其於予族有相什伯者。其於予有相千萬者。即家無素封。而好義樂施。豈無較予更甚者。或一族而爲倉數所。或數人而共立一倉。統以予法行之。則一鄉之人。庶可長聚無虞。而士君子所爲利濟天下之心。意者其亦親見之一端乎。或曰出貨輕息。爲善於陰。可矣。胡倉之立也。且子自爲願。可矣。何鄉之強也。夫事有名。則無撓之者。而行不患於輟。義相共。則有風之者。而俗可幾於仁。甯惟是使鄉之人知雖凶有恃。貧民不至於失生。則非鄉之人知此中有備。事至亦可以已亂。是予實爲一鄉身家久遠之計。諸戚友毋竊笑以爲不急之務也。至於下以義勸之而不樂。則上以法操之而不應者。固其所耳。予然後爲上之人解曰。使民急而走險者。豈盡其過哉。諸戚友又何難焉。

江南弭盜賊議　辛未

今夫民之爲盜賊者。皆無賴之尤者也。大抵致此者有二。一、緣於兵荒之後。饑寒之所驅迫。一、緣於法令之弛。有司之所養成。江南數郡。負山阻江。誠盜賊出沒之所。往時特偶發耳。未有若近年之甚者也。歲不

加歛而嘯聚時聞官不廢捕而劫殺屢見此豈治平景象哉自萬歷丁巳戊午以來有大盜穴徽池之間結營截路商賈不行村落爲墟是時巡按田公奏請要地添設巡司併逐捕立枭之法盜未稍息而又或去此移彼至天啓七年徽池有賊黨蠭起殺傷官兵至去年以來一劫於安慶城中一白晝劫於東流建德城中今又劫於池州城中其他民間劫擄江洋剽賂不可勝計雖有司嚴加懲創力爲捕勦此輩亦旋就撲滅然其賊發幾何遂至踰嚴城殺官兵假使有強敵遽臨卒窓奄至將何法以禦之夫池安數郡爲畿輔上游之要害而且提威於盜賊如此當事者奈之何不長慮而卻顧耶夫捕盜而盜多滅賊而賊熾豈盜賊之不可弭亦弭之未得其方耳其未得其方者有四愚請言之夫弭盜者不過曰某處有巡司耳詎知彼且狎易府縣何況巡司不過曰遣官兵勦殺耳官兵至而盜已散矣盜去而兵過是民再遇盜也且見官兵有聞盜而走者矣有爲盜殺者矣未見有殺盜者也不過曰遣捕役緝訪之耳捕役者盜之藏主也僅能縱盜未能獲盜僅能使盜扳人未能爲人緝盜故今被盜之家有甯失財而不願差捕者以捕有甚於盜也又不過曰每年差巡捕官下鄉譏察耳盜之所害者一方一家也官下鄉則其害又有甚於捕者矣凡此者皆所謂未得其方也不得其方雖嚴刑峻罰竟何補乎夫盜不能保其不有而能使之不發不在發而後禁而在禁之使不敢發蓋莫良於行保甲矣保甲今嘗行之然皆視爲故事故行之不嚴亦不久又不能因民俗爲變通故行之不精亦不密夫十家一牌牌開姓名生理便於稽覈又門設器械使緩急相助失賊者連坐常法也今十家常相稽乎常相助乎常失賊連坐乎所謂不嚴亦不久也且此

僅可行於城市耳。能行於鄉曲乎。此不精亦不密也。夫江南諸郡。民多鄉居。大姓至於萬人。小者亦有百家。而盜賊多出於大姓。蓋負其族衆而庇厚。又勢要藏匿之者多也。今行保甲。先自各鄉始。無論同姓異姓。但差量其地道之遠近。編其里居姓氏。精修其法而行之。每百家則約有五六百人矣。此五六百人中。推擇廉能者一人爲保長。剛強有膂力。或兼習武藝者十人爲甲長。其一族有千家以上者。則立保長三四人。合數族而始有百家。二百家者。立保長一二人。甲長如之。其保甲長。卽於每百家中。照丁糧量派薪粒之資給之。此百家但得安樂無事。雖稍費亦其所願。而保甲旣有其責。又受其值。不敢不竭盡心力。其每鄉保甲之名。則俱籍之於官。官特置簿以便稽考。其百里之中。同鄉共井者。保甲俱令互相糾察。互相應援。如有流賊大盜過一鄉者。一鄉立時報官。此鄉保甲。立時勦殺。不得更相推避。其有縱失者。十保同坐。如一保失賊者。十甲同坐。每年正月。各保甲長俱遞認狀到官。開載其年貌生理。各里圖俱遞甘結。官以其狀結盡編於簿。其簿亦每年遞換。以便據實察驗。夫本圖具給。則保甲得人矣。入籍於官。則保甲長法矣。受貲於鄉。則保甲盡心矣。而又時下之章程。使自相訓練。平時可以弭盜。有急可借爲軍。鄉落有聯絡之勢。閭里省征調之煩。卽管子治齊寓軍之法。不外是矣。□□猖獗。得法而禦之不難。況區區鼠狗之屬哉。往時王新建曾行之於福、贛等處。其時兵火之後。盜賊且賴以熄滅。而況今平治之日。行之而有不效者乎。然則因時設備。未有若此法之詳而可久者也。夫今鄉聚亦有保甲等號矣。然皆照里圖名色。苟且塞責。其人行能類皆猥劣。而事權又不相統。民之多盜。政爲多。此等有名無實之輩也。當若此之時。且

密哉。往時大盜截路。皆曰。吾劫商耳。是以居民不相救援。而流賊橫行。亦因各鄉無起而拒之者。是以得公行剽掠。此法行而二者之患知其必亡矣。至於城市之間。但責成巡捕一官。便可著實舉行。而夜鼓長鳴。街鐸不輟。賊豈有能踰城者哉。若夫練兵督捕。防江守要方略。此自有專官在。設誠致行。是又當類推之矣。

江南平物價議 辛未

大江之南。爲鹽米魚肉之區。藪其生息甚蕃。而轉運甚便。乃今之民。不卽加多也。歲不盡加歉也。商賈不盡加少也。而所在之處。自米鹽以下。蔬菜以上。無物不貴。數年以來。價且數倍。官府屢禁。而價愈昂。民愈困。此何故歟。則亦上之人未嘗悉心計慮而所處之未得其要也。何也。物之貴賤以值。而價之高下有時。故價有四時不同。亦有朝夕頓異。不因時以計值。而強以令禁之。則商賈負販之流。必以無利罷業而貨不流。貨不流而民之需愈急。則物之價愈貴。是有司之禁高價者。適所以長價。而欲便民者。反以困民。故數年以來。物價不平。皆坐是耳。則莫若所在立一市平。如城郭之內。擇一公正有德之耆老。爲士民素所信服者。立以爲平。鄉落之間。在十里二十里內。亦擇立一人爲平。蓋近市之人。習知物之貴賤。而公正無私。人又可以取平。如物之自轉運而至者。則酌其地道之遠近。量其本利之多少。物之自土著而有者。則可估物論價。於是物之時貴時賤。價之時增時減。平者皆可以意裁之者也。而買者賣者。俱於是取平。則商民兩便。必無敢有騰涌以射利。而抗資以敝民者矣。姑卽以米鹽魚肉之價論。夫徽池之間。人多田少。

大半取於江西、湖廣之稻以足食者也。商賈從數千里轉輸。使不得利。誰肯爲之。故稻價之增。其勢也。而居民之富而租多者。風聽其價。以自相高增。故數年之間。商賈富室。獲利無算。貧民至不堪命。而所謂行戶經紀者。又把持其間。使價愈貴。則己愈可因而取利。其昂物價。皆出於此輩之口。有司有枷鎖經紀者矣。有扑責商賈者矣。而彼且益巧。而停閉其物。使人益困。則以有司不勝覺察。勢有所不得行。此不立市平之過也。鹽則取給於淮浙。其利商獨擅之。而富室不與焉。有市平以酌之。彼不能遊利以困民。魚肉雖細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必纖悉會計。然後屠沽販負。不至乘人之急。以增價數倍。此亦非市平不能也。或難之曰。物行則已有經紀矣。不知經紀者。亦商賈也。價之不平。皆始於此輩。故設市平者。正所以平其不平也。經紀者於中取利。使無壅滯而市平。則專爲便民而設也。雖然物價平矣。秤戥斗斛之不一。猶不平也。市平既立。則官爲之較權量以行之。使一郡一邑。法若畫一。而物之不至過高。貧民不至重困。雖以治平天下。不外是而推行之矣。

江南汰冗役議

今日之爲民害者。莫冗役爲甚。蘇子瞻所謂縱數十萬虎狼於民間者。此輩之謂也。然則今天下豈止數十萬哉。姑無論京師之與省會。先以各郡約計之。而亦不下數千人矣。何言之。隸快之在官者。各有買窩之銀。今所謂頂首也。往時不過以十計。近且以百計矣。正用之外。又有酒食之費半之。夫庶人役於官者。例給工食以酬勞。以其頂銀爲本。以工食爲利。誠公私兩濟。然工食幾何。遂捐此數倍之本以鑽求之。苟

所入不足以償所出。則此輩且以其本銀買田產食租稅。計必不爲此矣。且此輩惟利是視。卽所入僅償其所出。度亦必不爲之矣。故工食之外。每一役非外得數十金。與其本不副也。夫一人數十。十人數百。百人數千。千人數萬。此數萬金。出於官乎。出於民乎。且此數萬金。猶其準本而應得者也。乃有朝入衙門。暮稱富室。尋田買宅。呼婢使奴。如此者縣不下數十人。此所得則在數十金之外。合而計之。又何止數萬乎。不獨此也。每正役一人。則有白役一人。甚者有數人。此白役者。其飲食妻子之費。每人亦不下數十金。俱在正役所得之外。合而計之。又何止數萬乎。此爲隸快言之也。而書役之害。則尤有甚者。書役例無工食。而頂銀且倍於隸快。則所得亦必倍於隸快。可知矣。又有庫戶等房。其頂銀倍於他書。則所得之必倍。又可知矣。往時每房不過數人。近且增至數十人。合諸房且有數百人。此數百人者。優游佚樂。履絲曳縞。皆從何取辦。合而計之。又何止數萬乎。凡此皆取之於民者也。民之賦稅。每郡小者不過數萬。大者不過數十萬。而所以供此輩者。不啻倍之。則民安得不窮。財安得不盡也。然此特言其爲民害者耳。此輩欲下取於民。勢不得不上罔其官。凡所以舞文弄法。假公濟私者。何所不至。無論貪而鬬詐者。與之因緣苟且。卽廉明剛斷者。能一一洞決其情弊乎。則以勢成於欺之者衆。而害積於沿之者久也。所以近來有司之失職。大半爲此輩所累。其將無術以處之乎。蓋有拔本塞源之法矣。欲汰其弊。莫先於汰役。隸快度可供應外。量加裁革。而白役則一概禁絕。犯者重置之於法。書役每房限以員名。不得過數。天啓五年。池州知府王家植。初到任。卽將書役通行考試。等第其書算能否。革退四十餘名。於是吏靜訟簡。爲一時治平之最。

後王以故去官。其革役盡復。至今爲之歎惜。夫議者必謂革役多至廢事。此殆不然。郡縣有司。果能正己率物。自然事簡刑清。何必濫留冗員。下以害民。而上以妨官乎。夫去一人以安一人。去之可也。況去一人而不止安數十百人乎。夫官之尊貴。不在隨從之多也。吏之精敏。不在服役之衆也。且冗員既革。則人必勤於職事。而上亦易於督察。其事當愈舉。曾何憚而不爲此也。抑愚尤有感焉。按撫司道之胥。其頂首以數千計。此其所取於官民者。何止倍蓰郡縣。而京師部胥。且以萬計。則其所取。又何止什百於外哉。此欲去之則不能。因之則爲民害。愚嘗謂撫按監司之胥。宜從各郡擇其曉文法者數人。隨時去留。而不使奸猾者倚以爲窟。上而京則取之於外。下而郡亦取之於邑。服役不中。責其從來。而所謂頂首之銀。官爲裁之。以著爲令。至有罪革役者。銀皆追沒。以爲助餉之用。庶此輩之害。不至如向者之厲。而國家之財。所謂不在官。不在民。而盡在此輩者。其患庶可稍止也。然則古所謂省費莫如省員。信然哉。

樓山堂集第十三卷

書

上嘉善錢相公書 癸酉

相公閣下。某雖不肖。嘗有意於天下之故。自恨不得稍藉尺寸。使有所發抒其志氣。又嘗欲以當世所急。及胸中所籌畫可行之事。上書於公卿大僚。及巡方守土諸官。徒以勢分縣絕。雅無知故。雖言之恐不見省錄。故卒鬱鬱不得一吐。私計得留意人才如相公者。則某得以論事於前。且某於相公。時辱齒芬。則某即有所言。必不以狂取罪。敢不揣陳其愚昧。惟相公裁察焉。竊見今日之天下。非必有大亂之實也。而已見其形。亦未嘗無求治之人也。卒不覩其效。於是主上綜核日急。人心惶惑滋甚。相公亦嘗深思其故。而知天下所以屬望之意乎。天下非無才也。加以聖明之主。日夜淬厲擯掇。而事不立。羣臣非不竭能盡智。乃所試輒取罪。天下想望太平不得。遂相率而厚其責於相臣。謂相臣者。上輔人主。雖督責之過。可以有所匡正。下總羣臣。誠知人善任。亦未始不可卒收其用也。孰知今日之相臣。其於上下之間。誠有所難言者乎。然居其位則思盡其職。且上有明主。天下事未始不可爲也。則相公今日所以上副聖知。而下慰人望者。豈一謹身奉上。謂遂可塞責哉。故不肖所深望相公者。在遠法古人。而取鑒近事。夫前此之在政府者。已事可覩矣。其隨事俯仰者。不足論。即一二得君之人。亦未嘗公然攬權怙勢。如昔分宜、江陵者之爲。

而天下之心多不屬者毋乃將順之意多而匡救之事少於天下之大計不能有所主持亦毋乃反覆卽在彌縫之中而借推委以行陰刻之實於天下之公論亦有所不暇惜者乎論者謂四明太倉實有教外別傳而今殆甚若此者於相公何有焉相公誠師古人且不暇遠論卽嘉隆以來救時之相不乏也相公亦嘗卽其行事而欲身爲之乎故不肯謂相公自爲計莫如開誠布公虛心盡下而又愛惜人材護持善類使負材智者皆得自盡於前而正人君子有所恃以無恐則國家卽有緩急皆可得其用某嘗讀史以公孫宏曲學阿世此無足道者然居武帝時人主剛察海內多事而宏數年稱職未必非其重經術延賓客之效也況相公所期有不止此者乎至相公爲天下計則不妨有所執持有所執持然後所自爲者卽開廓廣大亦有以自立於不敗夫執持之事誠非一端其大者不過利則銳興害則決去而已今天下弊政豈可枚舉某請言其甚者則徇情面而循資格二者其急害也天下闕事不成其原皆始於徇情面而用人不效則惟資格限之而已今自郡邑至部院何一非徇情面之地自小吏至大僚何一非徇情面之官自門生座主以及鄉紳知故何一人不涉徇情面之事選舉陵遲吏治日偷財力益竭實原於此甚者墨敗之吏附逆之黨肆其險智煽惑人心其所以鴟張狠顧者無所不至而有司敬畏有如神鬼以此變化風俗必至於廉恥喪盡而忠義絕種矣卽此一端可不爲之寒心乎至資格之弊則益不可言矣設官而立資格原所以抑人奔競之心而收其積久之效也行之於今則不勝害今試節舉其二端如網羅人材莫急於考試察吏安民莫重於巡方今自督學之差以及分房典試之役有一不論資俸而問操守衡

聽者乎。卽今闈中事故。可概覩矣。如此而天下之文章。何得不靡。通經學古之士。安得皆盡其用也。撫按之官。亦不論材猷品望。而惟序是及。又視事甫畢。卽代去。如此吏治安得精。民瘼安得悉。舉劾安得公。盜賊安得不生。訟獄安得衰息。而且所薦則有謝矣。所劾安得不可請而免乎。以人才吏治所從出。乃惟資格是循。嗚呼。天下事何得不日壞也。抑某覩近事而尤有所感焉。如浙、閩二撫。其立朝本末。亦自可見。向使居清要之地。任表率之責。未始不爲名卿貳。乃用違其才。至無補於國。將其生平。亦因之而掩。方其用之之始。夫亦曰資當然耳。孰知以資格用人。賢者不免失。況庸流乎。又況於衝邊要害。不惟其材而以資相推。幾何不以天下僥倖耶。蘇子所謂凡是二者。積弊已非一日。人卽知其害。而未有知其如是之甚也。夫然卽有盜滌振刷。不謂之紛更多事。故於今日而重以有所延訪執持。望之相公者。豈不肖之過計乎。夫今天下□□之禍興。盜賊之氛熾。忠直敢言之氣衰。而強毅有爲之才寡。數者不肖不言。而區區舉此二事。亦審別治亂之原。度世事之所最急。而相公之可爲者進之而已。至君心爲萬化之原。所繇正朝廷以正邦國者。又自有啓沃之微。用以感喻於不言之表。此固非他人口舌之所能效也。若夫公卿舊吏。係天下之望者幾人。又實可爲天下之用。而向以言事見罪者幾人。意相公出必有處置之宜。以爲同心致治之助。則又不待不肖之一一舉而疏之也。不肖草莽賤士。不自知其言之可用與否。又不自揣其愚妄。輒敢言天下之事。亦惟相公留意人材。雖不肖如應箕。亦使於拜命之日。得盡其狂。則天下之士。所以奔走幅輳。皆盡忠閣下。而有以成相公不世之相業者。未必非不肖之今日之有以始其事也。惟相公原諒

裁察天下幸甚

上郡守孫公論考童生薦名書 辛未

生聞士大夫有廉恥而後天下有風俗上之人有風厲而後下之人有廉恥生無暇舉其他姑即一考試童生之事論而風俗之壞於茲極矣揆厥所繇則以士大夫不知廉恥公受賄賂相爲請託而公祖父母不務教化專以考試媚悅鄉紳生聞之長老六十年前童生有從府考託名者舉以爲羞而士夫亦深自愛而重冒嫌故其時窮鄉單戶之子多奮勉學問而自郡邑所升之士多賢不知奔競之風何以遂至此極也生每見試牌至日人之相爲籌算者必曰某族有力者幾人工請託者幾人未聞計能文者幾人而爲童生者挾其厚貲雖目不識丁亦攘臂而議於市又有家非程卓志急進取者雖棄產稱貸亦所不顧而其貧者內視囊橐輒自慙沮未試而氣已餒一試不效遂徙業不能復振生見近來童生以孤寒而能上達者蓋無幾矣鄉官舉人每一遇考其家人子弟四出招攬以位之崇卑情之厚薄爲請之多寡而黠者又負權術持短長以益倍其數又互相把持巧爲搖惑以益昂其值嗚呼豈祖宗所謂造就人材者盡爲仕宦作情面增田產之資乎尤可恨者請託府名本爲利也而又文以美名曰薦賢夫賢者果盡多金哉故生嘗以五罪蔽此屬矣素無相識之雅又非文字之緣一旦輸貲便爲請託是攫金於市之行也不論文藝之高下第以金之多寡先後其薦是賈人交易之術也甘言誘致多富人子逆知其前路必蹶而吾囊金已盈矣是掩取禽獸之智也夫今之能薦人者亦曾親嘗小試之苦乎窮時扼腕此弊得志而以

踵事爲愉快。是入官變塞之端也。在地方不留意人才。循例請託。惟利是視。則立朝安望清節表見。是居官受賄之驗也。然而禁絕請託。其利亦有四。耳目不分於囑託。則得以虛公衡文。而文之美惡易見。孤貧者不至淹落。一利也。我誠不受人之囑。卽有所博訪。而人不敢欺。二利也。鑽刺無路。則人皆鼓舞向學。人知上之無私。卽見遺者。亦自安義命。而無囂陵詬誶之習。三利也。且士子爲齊民之表。考試爲風化之先。此中請託不行。民且曉然知上之所貴。而於錢糧訟獄之類。亦可杜絕他端。四利也。夫請託之罪如彼。禁止之利如此。向使有賢公祖賢父母。正己率物。孜孜以作養人才。獎拔孤寒爲念。彼請者豈不自愧。卽不然而令行禁止。勢固得爲也。又不然而格於權貴。必欲吾細法伸情。則古人砍几題門。亦非得已耳。彼鄉紳豈眞能自負其曲而撓吾公祖父母之權哉。若夫童生猶列在編氓。苟隳吾法。而以身家嘗試。必無幸矣。此生所以極嘆風俗之壞。而專以風厲之責望上。蓋爲此也。伏惟明公以進士起家。致位守牧。市澄任而卽有試士之役。誠如生言行之。此正今日厲世摩鈍之急務也。生言雖狂。而聽之實於治化有裨。惟採納幸甚。

與顏徵士書

某待試南京。竊從邸報。見徵聘之命。首及先生。而時學士大夫。無不舉手加額。爲先生慶。爲世道慶。某有二三友生。如南昌陳宏緒、慈谿姚元台、博羅韓如璜。皆深明當世之務。以爲今學士大夫之於先生。當不徒爲慶而宜爲規。於是咸欲爲書以獻。而不佞某實首事焉。某惟徵聘之事。曠世乃一舉行者也。事爲聞

見所難得。則人之望我常奢。身爲天下所共期。卽己之責難塞。以難塞之責。應甚奢之望。先生豈無有所挾焉而後出者乎。非徒有所挾焉而已。豈無深思熟慮。言天下之不能言。爲天下所不能爲。以副期望。而庶幾無慙於知遇乎。今之論者曰。我識顏君。其經學明而行誼修也。疑者曰。經學明。未必其通世務。行誼修。未必其益主德也。二者先生何居焉。當今聖明之主。斷持於上。公卿百執事。竭智索能於下。日夜奉法。以求免於罪戾。不可得。而口口之未靖。盜賊之加熾。民賦之旣竭。天變之疊見。積數年之整頓。聚舉世之談議。闾之猶不見效。至欲舉而責一新應聘之經生。此其說甚迂。然天下固有最急且大者。先生知之乎。天下有一二事焉。近之關國體。久之卽爲治亂所從分。向苦無言之者。今言之輒見罪矣。天下有一二人焉。近之關輿論。久之亦治亂所從係。向猶有言之者。今劾之而見罪。薦之而見罪矣。箕卽不明著其事與人。然先生伏處之日。博覽廣念。未有不扼腕歎息於此者也。先生至闕庶幾召對。召對必有所言。所言舍其急與大者。將欲何從耶。先生自料果能深動人主。轉移大臣。則宜持浚恆之戒。優游浸漬。以俟大有所爲。不然。則宜據胸陳臆。深切利弊。使明主感而重經誼。有學行之士。然後有以奪其勝心。而前所云最大最急者。或有所更易其間。卽不幸以言見罷。則亦可以有辭於天下。二者先生又宜何居焉。某近讀召對日錄。知主上有菲薄士大夫之心矣。人主崇名核實。言無敢違。而廷臣卷舌固聲。頭搶地莫知所措。其菲薄也。何怪焉。某獨怪諸臣果無可言耶。抑有所畏而不敢耶。明主可以理奪。卽死耳死耳。亦分所應得。古所謂裂裾折檻。彼獨非人哉。夫有所欲言者。恨無尺寸之藉。不得吐其胸中。至可言矣。何獨無言。然猶曰。

積威之所劫也。若先生。則主上虛心待之矣。羣臣循資格以進。非必有奇智傑能之足稱也。若先生。則數十年一徵聘之人矣。先生不思所以塞己之責。副天下之望。是徵聘非重先生。累先生矣。究竟因先生而徵聘不行。且累徵聘矣。則先生於鄙言。雖欲不深省而亟行之。其可得乎。昔李固以慕於黃瓊而遺書。某與先生無識面之雅。區區願忠於先生者。亦欲宏獎古人之義。以成先生於不朽耳。若夫樊英、殷浩。古今同歎。卽本朝吳聘君至今亦有遺議焉。此又先生所宜鑒者也。鄙人之言曰。先生是役也。必居翰苑爲大官。此後生粗知文字。僥倖一第者。累日皆可得。何獨先生。撰論賦頌。可以鋪揚一代之業。則今之博學宏詞者。亦不乏人。又非必待先生也。某言近切直。然與世俗之所爲慶所爲疑者。則有間矣。惟先生採擇垂納。天下幸甚。

與徐仝公論流賊防守書 乙亥

前聞流賊破廬江。圍桐城。而池州戒嚴。至於通縣人民。奔走號泣。蓋緣江南自劉六、劉七後。不見兵火久矣。乍聞此警。因而張皇。亦其勢也。以愚計之。長江天塹。賊豈能飛渡。卽謂賊已震鄰。防備宜預。然當示以安靜。使人心有所恃。曉以理勢。使不爲虛聲所恐。而執事輟詞訟。罷征賦。減騶從。日親百姓。家喻而戶說之。使知上下有一體之意。而一切揣摸疑畏之意盡息。所謂備之於無形也。有從城來者。言將拆郭外居民之屋。此大不可。蓋一拆不可復完。未見一賊。而先使室家破蕩。閭井蕭條。是自賊其民矣。若謂恐留此以資賊。俟賊果渡江。然後從而搬撤。從而焚棄。未爲晚也。又言已閉築諸門。此亦不可。蓋諸門爲薪米從

入之地。關之。則在城者無所仰。而在鄉者有所搖。即奸細宜防。但稽察嚴密足矣。若內無所恃。而先禁外入。古所謂胡越起於轂下者。此也。不深可慮哉。至言募兵守城。則尤不可之甚。何也。府縣之設有民快也。即兵也。合諸衙門。即有數百著籍之兵矣。不足則皁隸吏書皆可用也。執事請先以正堂諸役練之。而衙官各練其役。此輩素有職業。既不待招集之勞。而本官自行操練。即可得臂指之用。以募兵之費。厚其工食。而使之坐作有方。技勇自習。則無兵之擾。而得兵之用。民之生理不廢。市之交易如常。賊即未至城下。而我隱然有不可拔之勢矣。若召募。則市井無賴之人。攘臂爭先。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當深思而預慮之也。至萬不得已。使百姓城守。亦當先紳衿而後小民。無事之日。鄉官舉監。盡免雜徭。已爲小民倡。其子弟奴僕。皆聞手偷安。而單戶窮丁之子。則摧門編戶。奪其生業。以事戎行。其爲變豈待賊至哉。某非知兵者。嘗深究古人行事。而竊度目前情形。計固無善於此者矣。誠如鄙言行之。人心固而敵愾張。雖單城可以拒數十萬之銳師。何況區區之流賊哉。不肖此言。不獨江南未見賊者宜存之以善後。即江北身在圍城者。嚮使皆如愚計。亦必無前日殘破之事也。不肖非蒙執事深知。不敢盡發其狂如此。伏惟垂察。

再與徐令公論流賊防守書

昨問之城中來者。知賊之猖獗如故。又因我兵失利。城守加嚴。據目前之事勢。亦何得不如此。生不能荷戈負矢。身在行間。則又安得默默而已乎。夫以烏聚流剽之餧賊。致勤撫按道府之督兵。而不能即勦。非

賊之難勦也。緣南方之兵。其不習征戰已久。而變起倉卒。上之調度乖方。以不教之兵。禦驟張之寇。又方略不具。其敗也宜也。方賊之來也。即調池兵殺賊。生以爲失計。賊衆我寡。賊馬我步。賊用兵已久。而我兵未見戰鬬。其不敵也。不待智者知也。況以池人之怯弱哉。安慶之兵。自足以守安慶之城。善用之。亦自足滅安慶之賊。假謂賊衆兵寡。強弱不敵。然大兵且至。盍亦稍施坐困之策。或多張疑兵。或乘間設伏。以圖必勝。奈何先用池兵嘗試。至被殲焉。以挫士氣。以張敵威乎。此前事已不足悔。然今之大兵又敗。何也。從來用客兵殺賊而不敗者。亦鮮矣。此中事故萬端。機變之臨。要非言語能盡。姑以今日之城守再論之。可乎。長江天塹。賊豈能飛渡。萬萬可無慮者。即以爲可慮。而防江之計。豈不急於防城。以人之一家譬之。江則外戶也。城則內室也。嚴城守而懈江防。俗所謂備盜者扃臥室而開大戶也。豈計之得者乎。以江南大勢計之。長江之守要有三。京口也。采石也。池州也。以池州目前之勢計之。則又豈獨防李陽河、防池口爲急哉。蓋賊之渡江。必乘上流之勢。而擣人之虛。彼東流、建德、尤岌岌也。若不幸而賊果來。一城守。遂畢吾事乎。嬰一城以自固。而以鄉保餉賊。非計之全者也。賊所恃者馬。江南險奧。馬無所逞。賊所資者掠。先事撤置。多方阻截。使掠無所施。主客步馬之勢。皆已懸絕。特患人心不固。未戰氣沮。則今所爲設奇制勝之略。用以鼓舞士心。而豫壯敵愾者。又將何途之出乎。除訓練兵快。選募勇敢外。又在嚴行保甲。使地方豪傑倡率保聚。不可不精究其法。而通變其用。生聞嘉靖時。口薄都城。仇鸞尾口不戰。而四方勤王。亦無以一矢相加遺者。至居庸關。有田夫數輩。憤其殺掠之慘。執鋤逐之。口亦駭遁。人然後知口不足畏。而其將

皆可誅也。於是給事吳時中亦以地方豪傑保聚殺賊之略。疏之於朝。時以爲善策。夫□□之與流賊。其形勢之強弱何如。都城之與郡縣。其法行之難易何如。則亦顧其行之之人。與行之之方何如耳。繇生之言。不守江不謂之守也。不慮戰亦不可言守也。執事試以愚所策。與各當事計之。又設誠行之而事猶不濟者。生將自此杜口不復言天下事矣。古人不敢以賊遺君父憂。某雖空言。亦政以父母師長之憂爲憂者。傳聞在城之人。相率爲逃遁計。充此輩之心。背叛之事。何不可爲。夫官之守城。爲百姓也。百姓皆欲去。果何爲乎。古之民有易子炊骨而不敢叛。今之人未見賊而輒欲逃。天下事可勝歎哉。某以爲事後亦須驗處。衣冠有此。當在不齒之列。而編氓當齊之以法。夫法度行而民心一。而又應變有方。如是而猶患賊無是理也。生誠愚昧。伏惟執事詳察所以言之之心幸甚。

與田令公論鄉中糶穀事書　戊寅

應箕不肖。蒙執事寵之儔伍之中。加之賓客之上。不以身不至廷爲疎傲。又不以有所議論爲干請。而諮訪時及。雖古人所云特達之知。有加於此哉。頃言與革數事。俱蒙採納。獨敝鄉糶糴不均。小民窮苦之情。未有盡陳其弊者。不肖又安忍默默於此。敝邑多聚鄉而居。人多田少。每年半仰食江船之穀。即寒鄉一方。多至二十餘萬石。此皆客所販也。客販者多量遠近時日。以收子母。故價低昂有時。但使隨時平價。猶未甚爲民厲也。近城糶糴出入。皆用斗斛。斛皆經官較者。未能意爲多少。輕重也。又賣米有市。民取之唯時。無沿門告糴之苦也。獨敝鄉富戶。取田租而閉之。必乘販之適缺。伺價之極昂。民之至無告。然後開糴。

糴不用斛而用秤。於是貴賤聽其口裁。輕重惟其手授。而開閉任其意行。窮民非乞糴無從得食。於是仰鼻息揣風旨。甘受捺指。內忍哀痛。而莫可如何矣。敝鄉田租。每畝徵取二石。而收之者用租秤。租秤者。每石二百二十觔也。出糴則用發秤。發秤每石九十觔也。天下有一物出入而不平若此者乎。交納條鞭折色。皆用廣等。等至廣而止矣。糴穀者。則每兩又益三分焉。向例糧食出入銀。皆九八色而止矣。糴穀者。皆取足紋。窮民拮据所積。稱貸所有。何從得紋。於是加色。則又聽富人意估。有量五爲一折七而三者矣。通計窮民糴穀一石。秤減其觔。等加其分。銀折其色。是外去五十。而後能致一石也。嗟乎。言念斯苦。有不痛哭流涕者乎。而富人且因以明得意。故爲富不仁。古今之通論也。竊恐長此不革。又加以凶荒急而走險。禍將立見。故不肖請執事先爲諭以開譬富戶。動之以惻隱。悚之以禍患。而官爲平其秤等。使出入輕重。皆準於一。又鄉各立一經紀。估銀平價。皆照時貴賤而酌之乎中。其有不率者。許各地方保正。指名出首。以法懲之。庶貧富兩得。而地方可長恃以無恐。或有謂不肖此言。似難爲富者。不知天下獨苦窮人耳。此減分毫而不爲損。彼獲錙銖而已爲益。且使民益窮極無聊。卽富者豈能長享其有哉。不肖之言。發於至公至平。其於情弊亦至纖至悉。執事以神明父母之心。下加體察。知必有惻然動念者。伏惟卽賜施行。民之感惠。宜以世世矣。

上鄭太宰元嶽先生書　丙子

老先生之請告也。與不肖試期相值。南中日遠典型。不勝悵惘。秋風迴翮。又甚負慈懸。言之愧集。但今歲

闇中之牘。其未蒙一點者。猶之癸酉也。向蒙老先生逢人歎惜。今不肖反自覺爲故事矣。文章憎命。卽此可見。而義命強安。益於此思過半耳。復社一事。竊恐究竟不知所底。不獨不肖輩之不能免也。夫今之名士。卽不敢望三君八顧之列。然論文求友。亦何負於國家。而小東之號。其爲當事切齒如此。卽如婁東二張。此老先生所深知者。而今以爲結黨把持。此不過借以箝天下之口。而盡空善類耳。朋黨之禍。古有明鑒。豈聖明之世。忍見此哉。昔人謂善人在患。飢不及飧。當今不得不以城門校尉之策。望之老先生矣。老先生愛惜人才之念。本之天性。又爲天下賢人君子所歸心。苟有可以爲之地者。知必不恤也。言之可勝悒切。且老先生周南留滯。不可爲不久。使從此而遂所請。二疏不得獨有千載。然天下治亂。視人材進退。人材進退。視冢卿賢否。使自今而移其居南者於北。則天下喁喁。方自此始。雖東山豈必堅臥哉。眉生已膺保舉。恐此途無能竟其用。出處之際。將何以策之。其書原從梅生、朗中來。朗中亦才士也。外致呈二詩。用宣區區。惟賜教削。

上金楚畹督學書

生下愚不肖。聞之昔人。蓋有知己重于感恩之說矣。居恆未嘗不扼腕太息。以爲知己之難也。及見今人所稱知己者。不過剽竊記誦之時文。幸有司一日之知而已。嗚呼。此足爲知己哉。以是爲知己。則今自郡邑所升。與鄉會所取之士。每歲不知幾千百人也。而得之者皆曰知己。是知者與受知者。亦陋甚矣。何也。以知者非皆有國士之實。而知之者原未嘗有特達之遇也。若生之於明公。不謂之知己不可矣。生困庠

序二十載所歷六七宗師皆拔之高等生不爲喜也七事場屋而不收至文未經閱者三遭焉生不爲悲也以知與不知皆浮沈於世俗之中而得失有命固不可強且此豈眞能輕重天下士哉獨今年科舉荷明公照拂之及亦既賞其文矣乃不徒賞其文也旅見之日獨進不肖於階下而歎其往日之不逢喜其年力之未艾且致勉於後效之可收及不肖感荷顧盼仰首論列又虛意垂聽使得畢獻其狂於其退也則又略文藝而稱其氣節恕其無知而嘉其有用雖前此見廢之卷猶屢蒙下索若深有慨歎於不肖之遭遇者於時同人聞之遍傳鄉國謂明公之待愚生蓋自百年來所未有之事也不肖歸而感激至泣下嗚呼以此而爲知己此古人之所難而豈今之區區以文字見錄者可同日語哉抑生竊又自念遇知己之前而有懷不盡何以自安於是忘其固陋盡以生平所著作上陳蓋生於時文其合離之故既已不越明公所指授矣獨詩與古文辭一道自宏、嘉以來作者甚鮮即今十大夫高自標許以名世自負然文無體裁皆不可以傳後即其文工矣而學無原本於經術淺者言終不可爲世用生不揣于古人之書頗有論究而於當世之故亦間能發明其言或可自爲一家使自今之日得僥倖一第生必能自行其學以無負明公殊異之知即不然而終遭擯棄生將竟其立言之志亦終不沒沒於世而已伏惟明公盡賜省察錄其言之可用者復鑒其漆室倚吟之心實有所不得已於此是生之大幸也生自是而死且不朽矣科場條陳生不過在事言事併乞鑒其心之無他盡賜施行是又天下世道之幸也生無任惶懼待罪之至

與徐虞求通政書

應箕頓首。前者不揣以數童瀆聽。知不肖言發至誠。俱蒙收錄。聞諸人亦皆不負所舉矣。此一役也。拔淹振貧。使才士憤勵。亦南中數十年未有之事也。當今寇□交動。海內騷然。留京根本重地。復遭蝗旱。不可不謂大憂。得執事彈壓輯甯之。覺人心稍有所恃。乃又以喉舌之司。奪我東南長城。執事從天下大勢籌之。恐當蹶躅北轅耳。今言路似通而實塞。則封駁之繫於納言者。厥責匪輕。不肖觀二三年內。懷詐挾欺。以言希用者。不可勝數。而侃然論列。實有關於君德民瘼者甚少。如陸文聲、張漢儒輩。傾覆小人。幾以其言使清流蒙禍。而當時不聞回駁。直達御前。近日沈眉生懷忠發憤。至再至三。此豈非明主所欲側席而求者哉。特以言有干涉。不惟不得封進。且多方抑沮。向使執事早膺是職。安得有此。然後知國家不論何官。以正人居之。皆爲有益。況執事今日所居。實言路所繇以通塞哉。□報不甚傳。不肖竊嘗以三策料之。謂其必出下策。以三策自料。乃竟無策。如此者數次矣。今秉樞何人。督邊何人。前召對時。謂□必不大舉者。言猶在耳也。何遂令其至此。不肖雖在草野。爲感慨泣下。蓋不止卿大夫之恥也。執事此行。獨能晏然而已乎。即天下事非一人能言。一人能爲。然此一人者。又何可無也。望之望之。流賊非責成守令。必不能滅。非盡罷督理監紀等官。盡撤四方調募之卒。守令亦必不能滅賊。蓋天下不過用三四巡撫。數十員守令而賊滅矣。不如此而賊終不可滅。此中區布之方。亦難盡陳。執事但存鄙言。以爲後驗。可耳。古人有書生料敵者。不肖亦不幸而言之屢中矣。孫碩膚豪傑也。臨行時。不肖惓惓以項忠襄、劉東山相期。友人劉

城赴薦北上。此兄今之更生也。彼當不以保舉終局者。幸俱留意焉。江上才士數人。皆疏名以聞。中有劉廷鑾者尤特出。其作賦班、張之流。數子俱可備執事夾袋之用。不肖老生也。無足引重。乃必以此相屬者。蓋薦達人才。大臣之盛節。雖在諸生。不可忽也。不日執事爲冢宰居政本。不肖亦將盡舉所知。此固執事所深諒而樂聽者也。伏惟爲國珍重。

樓山堂集第十四卷

書

眞陽驛與汝寧守王乾純先生書 丁卯

日來同兩郎君驅車道上。聞見不一。過眞陽郭外數十里。所見事。言之令人酸楚。今略布筆以聞。去年冬。過眞、息二縣。雖覺蕭條之狀。異於他邑。然時風雪甚厲。與四面蔽護。恆恐不密。遂不得一搴帷眺望。故行郊原中。猶之從枕上度去耳。距光州二十里曰黃子岡者。一宿公館。得悉其以僉報鋪司。累死數命。次日。卽向吳光州言之。光州以遷客不久任云。當向府語。不肖比卽不悅其言。私念居其官者。雖在任一日。民之利害。卽我利害也。奈何推而遠之乎。爲慨歎久之。及晤教又忘詳達其事。深致恨焉。然今所見。則與光州所見尤異矣。自晨發出郭門二十里。又行四十里。此日天色甚霽。四十里中。一望皆黃茅白草。察所過之處。皆行地畝中。畝之疆界尙在。而禾麥之跡無一存者。計耕作久廢矣。卽問輿夫。此東西南北。其田地荒蕪。盡如此乎。對曰。如此者十有八九。息縣差善。然如此者。亦十有四五矣。心怪其言。到驛舍。有老人及吏役在焉。卽呼問向所見一路荒蕪之田。無差糧乎。數人則同聲對曰。前此皆膏腴之業。差糧焉得蠲。問盡耕之。對曰。無牛。牛多盜賣出境者。無牛因以無佃。此其一端也。又本縣馬戶差徭苛急。每報一人。人不堪役。則先賣其牛。棄其地。久之而其人亦逃矣。人去則田無主。故不耕。人去而糧猶在。則坐賠於本戶。戶

不堪賠則坐之本里或又坐之親戚此被坐之家在富者猶捐橐以償貧者則盡棄產而去故今村落爲墟田畝盡廢皆繇此耳又問此產業去者何不賣以與人而甘遠遁也則又對曰差徭政爲有田地者苦耳今賠者欲棄其產而不得況受其業而糧卽派其家能堪之耶於是將相率而逃相率而荒日甚一日故遂至此極矣又問獨無以此情白縣者乎對曰縣令多舉貢日暮途窮貪得耳而衙門聲多度力不足以區處遂日操鞭扑百計追呼求糧完自免譴責耳人戶之逃田畝之荒眞勿問有告理者反笞之所以百姓雖愁怨卒無敢一言也又問此通衢司道必繇此乎曰然撫按繇此乎曰然州郡繇此乎曰然問曾有繇此而問厥故者乎曰無有予不覺浩歎於是吏及老人等咸跪而哭曰官不留心而公問及之任茲土者若罔聞而客暫過者獨備悉其事苟得志幸無忘此土也予亦於是相對涕下而二公子之涕如之予因呼而慰之曰我爲爾以狀聞之郡君使爲爾縣計畫可乎皆叩首曰幸甚伏惟先生愛民如子爲國忘家前曾躡踏二縣長吏謂必得甲科久任方可少甦民困然尙未知此縣之苦有如是也亦尙未知前此知縣之奉職無狀有如是也此其害與弊非太守一檄可以濟事須卽以今所開載者條呈上司招安逃民禁賣牛隻不得出境將所荒田地逐畝稽覈或給原主或爲鬻易或官貸牛種或暫蠲租稅使自墾治計議已定然後責成令長坐使必效一如先生向日所以治桐柏者治之如此則先生之德在二縣者以世世計以億萬計而不肖以途中見事輒有裨於太守吏職則亦不負爲汝寧公之重客矣伏惟鑒原幸甚

復王乾純先生書　乙亥

不肖昨在南都。見諸當事者。以賊警戒嚴。其所厝置。無一可恃。知天下事不可爲。況郡邑之碌碌者乎。以巡撫之進退。伺賊之去來。以操江之去來。伺賊之虛實。如此上蔽下欺。安得不以百姓餉賊也。卽如池郡。隔越大江。長城之守。當在江北。又當在按道諸人。蓋守北則南可固。此一定之理。未見一賊而先自張皇。精銳消於城守。物力屈於增兵。而所募之勇士。皆市井無賴竭民脂膏以相奉。向使賊果渡江。池陽能嬰城自完乎。此所募之勇士。能奮臂殺賊乎。卽僅完一城。而鄉鎭但置之不問乎。不肖所貽徐父母書。已極言其害矣。爲今之計。當稍息聽訟。安撫百姓。使民無恐。而終日築門。終日斂餉。加派之令又下。勇士之募無已。雖先生之二百金。亦塡之無用之壑耳。事久變生。所謂內亂將作。誠先見矣。不肖已杜口不敢復談。先生爲吾池先輩。又留心桑梓甚切。盍通書郡邑。爲陳其利害乎。目今徽郡告荒。本地少穀。萬一江路有警。則流賊不待北來也。言之可爲寒心。府試薦名。本爲利也。而文以美名曰薦賢。亦大可笑。先生昨謂有數貧親當援之。不肖深爲歎服。此賢者之用心也。但雖貧亦當第其文藝。不然。不如獎進一才士矣。何如。

與周仲馭論四家文集書

四家文選。因癸酉罷第後。留滯南都。廣東韓姬命。出其所彙明文茲一書相證。中間所選四家文。多與鄙意相合。姬命索弟本觀之。謂所去取頗是。而評亦非泛泛者。慫恿刻之。以使天下知本朝文集。自當以四家爲冠。弟從其言。授之書賈。而欲足下序之。亦自有意。辱承下問。敢不布詳。蓋弟讀四家之集。而不勝悼

痛於今人之文也。今人之文。毋論博洽不如前人。醇雅不如前人。曾從其立言之本窺之乎。宋金華其最矣。金華之文。沈涵理義。所不必論。姑即一事論之。足下以爲今人可及乎。不可及乎。高皇帝之神武開天。以今追論。即以爲接堯舜而過湯武。豈爲虛諛。及觀金華集中。凡所稱揚者。不過曰。陛下漢高祖、唐太宗也。讚不忘規。頌卒以諷。則篇篇如是。蓋學術所在。雖臨以聖明之主而不敢有溢詞。視後之文人。希合揣摸。誇諛誕妄。上書公卿。稱頌功德者。果何如耶。至彌綸草創。應制之文。日以數十。凡有求者。率於三四鼓時。下筆立就。文不雕琢。亦其勢也。何能如後人之於史、漢、歐、蘇字櫛而句比之乎。故自然渾灝。有開國氣象。一代文章之盛。此其首功也。王烏傷才氣不及。淘練有加。其原本經理則一。蓋宋之匹也。劉青田爲帷幄籌策之臣。宜多權術。又今世一切奇謀祕計。及陰符遁甲之說。皆附之青田。及觀其文。非聖人之言不道。非六經之理不稱。而於二氏之學。及讖緯術數之事。深加排斥。然後知王佐自有眞也。其文仁義藹如。經緯有章。不知張子房、房元齡諸君。當時曾有此否。至讀方正學而尤有感焉。諸箴銘則已直傳聖學之精微矣。當時顏子之稱。亦不爲過。其文無一篇不推原所自。一則曰金華先師。再則曰先師太史。嗚呼。言不忘本。彼豈獨一文哉。視後之文人。角巾縕袍。龍門初登。便反脣相譏。不則以稱述爲恥。所謂文心喪矣。安得有文。且其所遇者。千載一時也。而微觀其旨。似學術尚未之用。蓋井田學校之說。仁義禮樂之化。其不肯枉以徇世者如此。此又豈徒以文稱焉而已乎。文中所言忠孝節烈事甚多。九死不悔。其蓄積也。然豈惟正學。金華死謫。烏傷死敵。而青田之毒。發於權奸。死亦未良。然則自古文人烈死。固未有如四先生

者也。視後之回面汚行。喪恥屈節之夫。穢無所蓋。自詭能文。此輩卽不死。讀先生集。當愧死矣。凡此皆所論四先生之大。而欲持以告世者。若正、嘉諸君子之評論。不過從四先生文辭起見。孰知彼之所謂文者。皆膚耳。其於四先生之源流尙未深見乎。足下忠烈性生。又加意問學。如弟所言。則必樂聽。試繇弟之言。以讀四家之文。知序四家者。非足下不能。亦不讓也。

復方孩未先生書

不肖應箕童時便誦習執事之文。嚮往非一日矣。丙寅有自藤陽驛來者。傳執事赴逮別子詩。讀而悲。悲而和。又嘗從北來者問執事在獄與居。益悲不能止。乃就逮諸君子。俱已血化爲碧。而靈光巋然者。獨執事及惠元孺先生耳。豈非天哉。天死諸君子。以使覩生者之有所愧。又留一執事。以使後死者有所興。天固留之。人自外之。是背天不祥也。不肖草莽賤士。猶得與執事上下其議者。蓋不欲爲悖天之徒。則亦未始非天意也。往以南北遙阻。不得登龍爲恨。乃執事居南亦數年矣。凡不肖聲氣之友。半濛下接。獨不肖懷刺不敢前者。此亦有說。聞之友人。謂執事今崇尙廣大。方圓互用。雅俗兼收。與不肖向所懷來者稍異。設一造謁。而執事以衆人相待。卽不然。以不肖素有浮名。第以文士目之。豈不肖數十年嚮往之意。而謂爲天所留之一人哉。今年方密之亟語我。若執事胸中久有不肖。又雅知非碌碌者。於是甫一登堂。便豪倒屣。不肖因靜觀執事之顏色。深聽其議論。默察其旨趣。向之所謂廣大者。無非欲人共歸於善。而所謂兼收互用者。特未嘗示人以意也。篤然後信天所留者之非偶。而不肖數十年之嚮慕。一朝盡愜。豈非幸

哉。夫天下之道。不難辨也。以忠孝立身。以天下國家爲念。便可引之而爲吾徒。忠孝必臨之生死而後明。天下國家。必試之實事而後見。執事其已明者也。已見者也。不從其已明已見者。以大君子爲師。而徒以其兼收互用者曰。吾見方先生也。方先生亦如是立論也。嗚呼。不亦謬哉。南都爲清議從出之地。四方流寓者雜居。自金侍御、范蠙卿而外。可與語吾道者少矣。今幸執事寓居於此。隱若長城。而惠元孺先生且來。何向之不死者。又適相値也。天欲平治。當自南始。吾故曰天也。不肖雖不見知於世。要之爲知天者。自是而有所恃矣。前召未及赴。幷惠以詩扇。賜之手札。皆未遑報謝。今布腹心。一詩呈覽。惟執事教之。

與金天樞侍御書

不肖應箕。以無實有名。每自悔責。顧亦頗自挾負。十年以來。雖地方公祖父母。聞名相慕。未嘗輕一見也。雖交遊半天下。亦未嘗先投一刺於達官貴人之門。深恐一失懷來。祇自生其愧辱。然非所論於正人君子也。太史公以晏子而在執鞭爲幸。況當吾世而失之乎。某嚮往執事久矣。知執事與周仲馭投分甚深。仲馭今世之大賢也。非執事安從信之。又嘗竊聞執事召對時之所執持。與大疏之所論列。及巡方時之諸善政。以爲吾江上寥落久矣。何幸而在位者有執事其人。所以私心甚欲一面而無從也。今年執事寓家白下。箕始一造訪。而執事傾蓋深談。若非徒以浮名相慕者。又兩日而三及門。竊見憂國之心。披誠之語。形於顏色。不肖何以得此於執事哉。不肖讀古人之言。謂天下事惟宰相得行之。諫官得言之。故士不爲宰相。則願爲諫官。若今之宰相。則已不行矣。即諫官亦誰爲言之者。如近日鄭司寇下獄。此非獨善人

在患實有關於國體者也。臺省不爲論救。可謂諫官得言之乎。向使執事在列。安忍閔默至此。幸而疏救者。有京兆徐公虞求矣。有詞林之黃石齋諸公矣。覺今日朝廷氣色。獨在詞林耳。夫國家設給諫御史之官。而使公道出於他署。非國之福也。若臺省言無關係。徒拾一二條陳以塞責。又何貴乎。今知執事賜環在即。天下可言之事尙多。不得不重望於執事也。功名富貴。要有分定。而九死不悔。百折不回者。君子原不以彼易此。況其又未必然乎。南都仕藪也。向來在上在下。贖贖者甚多。浮雲蔽日。實繁有徒。近得二三君子寓居。雖草莽之士。亦欣欣向慕。直道未嘗不在也。而嚴毅鎭靜。使有所主持而不亂。則尤望之執事矣。友人孫碩膚。可稱人傑。觀其意。獨投誠執事。其北行也。尙祈有以壯之。一詩用將區區。惟裁教爲望。

與方仁植中丞書

六月中。不肖從錫山寓呈二詩。有推轂召虎之語。而先生楚撫之命。遽自天來。不肖似先有神者告之也。某雖不知兵。亦嘗竊觀古今之事。而深譬天下之故矣。流賊從古有之。未有縱橫十餘年。蹂躪五六省。而可以一旦掃除者也。山川之險易。彼知之。兵士之強弱。彼知之。而我牽制掩飾之情態。彼亦知之。彼隨和掠擄之衆。久之皆得其用。而分合聚散之勢。倏忽莫定其形。其謀已老。其用兵已熟。此卽以義眞、然明再起於今。豈能盡翦滅而愉快哉。然則賊終不可滅乎。非也。當厚其責於守令。而併其權於撫軍。盡罷督理監紀之官。而特置之總兵募調之客卒。皆可撤而不用。蓋守令有地方之責。而保甲之行。又惟所變通。使之處處殺賊。必無窒鄰之害。百姓人人殺賊。又可免過兵之苦。漢之雲中、上谷、太守。皆得自將。則匈奴不

敢闌入。況流賊乎。而一應兵馬錢糧。賞罰功罪之權。則悉歸之巡撫。而他不敢問。隱然有唐節度之勢。兵部視師大臣。但如裴晉公之出臨淮蔡。亦不撓巡撫之成。如此度不過用四五巡撫。數十員守令。而賊困矣。賊困可次第滅矣。不如此而有理。有督。有監。有紀。有文武之異施。有京直之隔屬。以呼吸轉移之物。而仰千里之鼻息。俟數月之吉行。天下事豈有濟哉。先生今之召虎也。甫臨事而兩奏捷。已爲十年中所僅見。然欲滅此朝食。勒石紀功。則愚計當亦煩深思之。以此昌言於朝。而有言不用。則異日之責。亦可有所辭而無恐。不肖非恃兩世交情。又道義骨肉如先生者。不敢盡發其狂。如此也。楚中名士在聲氣中者。治兵之暇。幸一炤拂。蓋人材爲數十年中之用。此又大臣爲國者所宜留心。況先生之實有其數乎。伏惟爲天下自珍。臨啓不勝馳戀。

與劉念先贊畫書

昨冬聞干旄貴皖中。曾馳一字奉候。中有商量語。知執事素相然信。必下鑒區區之私也。流賊滋蔓難圖。所恃者史撫公長城半壁。及執事軍中子房耳。不肖從草野深計之。覺我勦撫之宜。與賊去來之勢。動相違誤。又加以事權之不一。文法之多牽。恐滅此朝食。終虛語耳。爲今計。非各府自殺其賊。則賊不盡。非妙選府守。假之兵柄。則府無權。非盡去監臨。統於視師之一人。則威不立。蓋府如漢之上谷、雲中太守。皆得自將。則士用命矣。督師者如唐裴晉公。以大臣一人出臨。則將競功矣。今之流賊。與昔之流賊異。起事十餘年。非烏合之衆。可以一戰勝而卽掃除。出入四五省。非鼷穴之鼠。但一坐守之而自可撲滅。其交已固。

其謀已深。其用兵已久。其分合聚散之勢。又不可測。山川之險易。彼知之。我兵之強弱。彼知之。我則裹糧坐甲。未戰而力已匱。彼則乘閒抵隙。因糧以老吾師。此卽以皇甫、張奐之屬。復起於今。韓、岳、張、劉之將。再見於世。求其一日而解散數十萬。斬獲數千級。此必不得之數也。何也。今之時勢使然也。故不肖欲以兵勢散之各府。而以軍命統之一人。或非無見。執事胸中甲兵。爲時僅有。又荷贊畫之任。則方略得以自展。誠以不肖之言熟思之。更爲條例。俾得上聞。則許歷之效忠馬服。而鄧公之盡計條侯。意者亦今日不肖與執事之謂矣。言之不當。不罪其狂。恃執事知我者素也。

復楊維節國博書 甲戌

辱示諸書。知閩中風氣一變。不獨伯樂過而馬羣空也。至又下商經史之學。某敢不據臆以聞。某少於經理。亦有研究。嘗泛覽史傳。於聖人微言奧義。因事而有感觸。私謂廿一史者。六經之梯也。雖未能繇源及流。而溯流以窮源。此或亦讀書之法耳。某又嘗自妄念。若從此遂畢命著述數年。內於史事當有成書。俟十年以後。讀書日深。交友日廣。見事日多。智識日益。然後發明經理。論定成一家言。則吾事濟矣。此亦今日不得志之願也。使得稍乘尺寸。足下視某豈碌碌者哉。昔人謂孔北海才高不能持論。某之諸論。安知非不能者。足下謂可前無古人。是過信士業之言。非所敢望於知己也。南京應酬繁苦。足下以道高。致客復百倍他寮。聞曾客至廢寢食。而以時文相質者。雖內夜猶爲評駁。甚不必也。如某以丹黃寓食。且又職業。終日事此。已覺可恥。況已成進士。素有千秋之志。又留心當世之務。甚切。而疲精敝神於此。亦何益矣。

幸以某言深思之至於獎進人才抑揚小善自足下天性豈能枉抑然文章不過聯絡之具而聲氣之理所以不介而親者恐不專以是也報謝之私容秋仲躬叩階前原儀馳完不宣

樓山堂集第十五卷

書

與程子尙論性書

應箕頓首。子尙有道足下。昨在虎阜。僅一晤。應酬卒卒。未及深譚。至今念之。道氣猶可髣髴見也。嗣有言子尙精易學。非從之遊。不能究其蘊。心竊嚮往之。然未敢深信也。今年吳子去舍非。始移書言。子尙聖人之徒也。其學非近世講論之士所及。僕嘗以其兄弟聰明絕出。言不誣已。與其兄弟面談。則盛述之。箕深聽數端。子尙其眞有得於聖人之絕學者非耶。箕未嘗遍讀佛書。然排擯佛老之說。間有與尊旨同者。不必更請教。以舉業學易。然於易象數之理。實未究探。此非面承矩誨不可。獨生平讀書。有疑而未解者。嘗遍觀朱程之說。及近世所尊陽明、近溪諸書。亦旁參而博印之。終未解也。非不能解其言。終覺與聖人有間。於鄙心未明。今以奉質。幸賜教焉。夫儒者之學。莫精於論性。亦莫先於知性。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此言性之祖也。竊以爲子思所爲天命率性修道三語。政發明其說。無有疑義。獨夫子曰。性相近。孟子曰。性善。若其言有未合者。朱子謂相近之性。兼氣質而言。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若言其本。則性卽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是也。何相近之有哉。夫繇孟子之言。則性一而已矣。繇朱程之說。有氣質之性。又有

性之本。性若是不同乎。果夫子所謂相近者。但言其粗。而不言其精乎。此似有間者也。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竊以孟子所謂性善者。原孔子之言也。朱子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程子曰。所以陰陽者是道。又以善謂化育之功。陽之事。性謂物之所受。爲陰之事。然則有善始有性乎。性善亦分陰陽乎。而所以陰陽者。又何物乎。此又有聞者也。夫宋儒論性。言理、言氣。言氣質。言氣稟。其語非不詳。似與聖人之說終隔。箕嘗謂聖賢論性。言習、言身、言反、言形。是分言之也。其說原精通而廣大。故能破告子之說。以明吾性。而曰善。宋儒論性。言氣、言理、言質、言稟。是合言之也。意在明吾善。而其語反覺拘牽而夾雜。箕所以蓄疑於心。而未得高明人一證之也。至於今世學者。溺於訓詁。都不足與論。而號爲通敏者。往往喜象山、姚江之說。至希禪悟以淆聖眞。聖學之所以不明。蓋爲是也。有志聖人之學。不能自明其心。繆取他人之信疑者以爲信疑。是大惑終身不解者也。箕生平服習朱程。非欲妄有詆駁。蓋以爲自心所不解者。雖見性明道。而宋儒亦未之敢信。而況近世諸公一偏之說乎。故願得足下之眞有得於聖學者。一詳教之。

與孫碩膚職方書　戊寅

自深論極談之後。方幸得時請教。而又指日赴內召以去。從交遊論。則以相失爲恨。以世道言之。樞部有管夷吾。吾無憂矣。當今天下所最急者。莫如用人。用人莫如先別邪正。此銓司事也。於仁兄尙云有待。若目前之要。有過於用兵者乎。則仁兄是其職矣。以仁兄期抱。雖劉東山可以再見。則今之內寇外□。安知

非豪傑有爲者之藉資乎。弟非知兵者。然嘗深究當世之故。口之情形叵測。爲憂正大。今日而言撻伐者。愚也。卽固吾圉而能使之不爲己已丙子之事。亦談非容易。而聞諸人言。深爲可駭。仇鸞馬市之誤。石星封貢之愚。豈今日而欲踵此覆轍哉。潛移默奪。特有仁兄在耳。若寇則必期掃除矣。然如今之不能制其死命。而輒用吾撫。又未嘗持必勝之策。而輒用吾勦。勦之限期已過。而三百萬之餉已盡矣。召募之兵。既甚於賊。所撫之賊。後將何處。當事者左支右吾。上欺下蔽。恐勦撫之說。不知所究竟。弟前所言。似有定見。仁兄試與大司馬悉心計議。未必非今日用兵之一助也。幸留意。敝鄉人物寥寂。近亦頗有期嚮。合六郡可得三十餘人。皆一時之儁也。順風能爲吹致。俾得皆入網羅。而仁兄又推好無已。知必不我罪也。他容面悉不一。

答沈眉生書

君子自有進退之正。受薦而入京。正也。既事科舉。不欲復從他進。正也。又無輕保舉之名。而懷忠犯主。所爭者皆天下國家之大正也。言既不用。奉身而退。以自愛吾鼎正也。既以言事而退。又不欲重從科舉而進。亦正也。但身非邱壑中人。而還念制舉爲本分之事。又親之垂望方深。友之勸出者亦力。則勉事場屋。亦未始非正。然足下自有主持。弟不必屢申喙耳。天下惟出處之際。可以觀人。而於禍福之間。則人之本末立見。足下可以進而退。既退不復求進。視世之懷詐挾術。以希榮慕勢者。如高鳥之笑卑喧。而況以名節自樹。犯難而行。絕無瞻顧。嗟乎眉生。可求之今士哉。而鄙夫小人。猶以不善藏爲惜。以不待時爲譏。吾

不知寇□交作爲時已久彼天下豈少待者藏者而冥默盈庭流離滿野謂之何哉弟昨詒書仲馭謂留東漢之再世者氣節也魏晉賤守節而漢亡留南宋之一隅者理學也韓侂胄禁僞學而宋亡且自古至今上無直節之臣則下必有懷忠之士故季世之風聲議論卽盛世之法度紀綱其有關係一也顧子方偶一舉事而羣疑衆議不可枚舉然則漢之數千人伏闕至有貫索負鐻者何事而宋之陳東歐陽澈果爲何人古人方自求死今人共欲免禍殊知禍福有命而同黨參差先自予敵以間而示短於天下萬世古今不相及人自爲之也豈不重可嘆哉敝鄉士氣朴陋委靡雖呼之不振然各有本心而三吳則地大物盛難以齊一邇來文章氣誼一唱衆和者惟貴邑耳昔之宣城舉爲世戒今之宣城將爲物宗湯司成之流毒已深矣而今何如則摧陷廓清功比武事足下今日之謂矣原擬春閒過敬亭與足下作數日夜談今攷事未竣將於春夏之交一訪姑山言念嵇駕將有愧於仲馭也伏惟省察不既

復顧子方書

臘月某日弟從郡中歸使者適至蓋除前一日矣發緘申幣但有感念足下正性朗識度越儔伍頃布唱和之詞騰防亂之檄敝鄉人士卽號稱愿朴俱視子方如天上人而一二先輩有識者則亦願在下風矣乃同人矛盾多在吳會豈地大物衆名高氣盛之區反不可以古處耶不矣博浪沙中特子方稍試意氣豈足盡其生平而疑畏如此言之可歎弟嘗謂留東漢之天下者氣節也留南宋之人心者理學也而爲是二者非皆高官尊第之人也今之時事已如此在廷之臣又如此然則危言直節明道正訓得志則行

事見於當時。不得志則議論有所砥定。毋使漢、宋諸賢笑後來寂寂者。正在我輩。而小夫淺士。己所不能爲。又輒詆人之爲。烏足與計較哉。今之名士。操三寸之管。便可號召天下。此昔顧、蔚所未及也。其立心行事。不足爲顧、蔚之廝養。弟實痛之。而有足下同志弟益自此有所恃矣。功名富貴。原有物焉爲之。得之不爲重。失之不足輕。我輩期許。要自有在。但恨謀國者貪位罔上。如平臺之召。料□必不〃大舉者。言猶在耳也。而事勢遂壞裂至此。沈眉生眞不幸而言之中矣。夔不恤緯。而宗國是憂。況我輩皆受國家造就者。雖資未逢世。而志不可違。此時卽欲一馳軍而死。亦不可得。言之足下所當共爲痛哭耳。拙集棄產刻之。將成書矣。詩則與足下稱雁行。他論記傳序之文。似自爲一家。向使僥倖一第。必當以死報國。而此集亦足以存弟。非知己之前。不自誕妄如此也。他所云云。不知其陰陽反覆如此。弟向謂取人貴恕。或可轉移以爲世用。其如人之不堪恕取何也。定生與足下咫尺。卽仲馭亦比肩而立。所爲勤千里之思者。獨弟耳。使者臨行。惆悵不知所云。

答陳定生書

接良報蹤十日。又辱芳問。開緘讀竟。如覩鬚眉。而親承諭訓也。古文一道。知之者少。況洞悉源流本末。如足下者。在今日爲寔然之音矣。八家文選。深暢鄙懷。大抵古人精神。不見於世者。皆評選者之過也。弟嘗謂張侗初之評時義。鍾伯敬之評詩。茅鹿門之評古文。最能埋沒古人精神。而世反效慕。恐後可歎也。彼其一字一句。皆有釋評。逐段逐節。皆爲圈點。自謂得古人之精髓。開後人之法程。不知所以寃古人誤後

生者正在此。而時無深心大雅之士。爲之救正。故其書行而流禍深。詩文所以日亡也。足下獨卓然信弟之言。不獨信弟而所選。則又出弟意遠甚。史遷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非足下其誰。拙序當稍一發明之。東林本末。採錄最眞。編定最確。卽弟議論亦甚平恕。有關世道不小。今以原稿附上。幸卽付梓也。足下試觀諸賢當日所以死徒杖謫。終身不悔者。無非急君父尊國家愛名節重氣誼。雖嫉惡過嚴。而輔道甚力。此於漢之氣節。宋之理學。兼而有之。眞本朝之光輝。百代之儀表也。以視今之號爲東林者。於利害禍福之間。義利公私之際。其相去何如。已足令人浩歎。況異己者。猶執讒慝之口。以詆誹先賢哉。故此書不獨表章先哲。且以愧勉時賢。以自盡後死者之責爾矣。諸君起事。皆常鎭二郡之人。足下刻而傳之。使仲馭序之。而子方書其後。猶之此二郡也。天下不少賢者。此亦足以號召矣。惟鑒區區。幸甚。

與劉輿父論古文詩賦書

箕白。友生中能如足下之黽勉古學者。蓋千百中不得一矣。辱承勤問。敢不據意以陳。僕觀本朝以文名者。莫盛於宏、嘉之際。嘗妄論之。如王、李所訾毗陵、晉江者。其文未嘗不暢然紓不能免俗譏之未爲過也。王、李亦未嘗不整齊。其言於經術甚淺。千篇一律。而生氣索然。空同才高氣勁。然少優柔之致。自矜於法。而谿徑不除。王維楨嫻於體矣。亦未能暢所能言。故韓、柳、歐、蘇之文。求之本朝。實無其匹也。世之無古文也久矣。今天下不獨能作知之者實少。小有才致。便趨入六朝流麗華贍。將不終日而靡矣。高者亦言史、漢、韓、歐。然不過鈔襲其句字而已。見道之文。則百未見一。代興之責。未知何歸。若僕但可謂知之者耳。不

敢遂謂能作也。卽如近日某某居恆亦與足下稱其能古文詞者。及按篇求之。第能使幾故事。能用幾人名。能鈔幾句法而已。豈眞有當於文哉。今人作文。只有一套。如說牛則必盡引麒麟虎豹。究竟與牛何與。然後知秦、漢、及唐、宋大家文。其可傳者。繇本生華。去其繁蕪而已。足下試探繹僕言。因以衡量古今古文一道。不將大明於世哉。僕與尊翁。蓋自少作詩。廿餘年矣。向徒以舉業之債未了。不暇相爲酬唱也。僕詩尙未至。然自來不受人習氣。世相率以歷下、公安、竟陵爲聚訟。僕則皆棄之而求於古。雖好子建、淵明、子美之集。亦未勦襲其詞。蓋作詩擬古題者最爲無情。學空靈者日趨惡道。此雖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則僕所云詩之佳者。寧朴無華。寧直質無新奇。雖亦矯枉之言。要不至汩沒雅道也。如近日某某方自謂其詩有性情。自予觀之。直不成語而已。天下豈有目未讀一寸之書。胸中無十古人名姓。但用幾虛字。作一二聰明語。便曰此見性靈之詩也。有是理哉。前足下數詩皆大雅不羣。求如數者之患亡之。賦則尤難言之矣。僕與尊翁。其才皆可作賦。皆未嘗爲也。得足下爲之。以補我輩一缺。尊翁嘗謂士當考究經史源流。何暇雕琢於此。僕甚服其言。顧不猶愈於征逐遊戲。玩廢時日乎。故足下妙年覃精。賦遂成集。實爲可敬。僕於漢以後之賦。不觀一篇。不但博麗之詞不及。卽諷諭之體亦亡。足下諸賦得其體矣。凡旨寓風刺者。欲使人讀而有所感動也。今賦皆編引古文難字。世人句者少。況肯竟其篇。竟者少。況能識其意。嘗妄意創去其難字。而盡以今文之嘗用者。韻而成篇。亦可自命一家。然必先以賦著名。俟其晚年變化可耳。若遽爲此。雖以子瞻之才。後人且有變亂之誚。而況其他乎。足下且以賦著名矣。如僕所言。亦可留此一闕於

異日也。何如。尊翁所著作。僕皆不及。然旨趣未嘗不同。試更以僕言往質之。知不河漢也。惠風幸時裁復。

與友人論留都防亂公揭書

留都防亂一揭。乃顧子方倡之。質之於弟。謂可必行無疑者。遂刻之以傳。當刻揭時。卽有難之者二。謂揭行則禍至。此無識之言。不足辨矣。又謂如彼者何足揭。而我輩小題大作。此似乎有見。而亦非也。乃來教數端。識深而見大。然猶未離乎向二者之意。故不得不略陳其說。夫我輩非欲自附於正人也。邪正之辨。自根人天性學問。豈待附乎。夫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此而可假。是與於從逆者矣。若謂逆案已定。何待再辨。夫我正爲既定而不得不辨。何也。今士大夫。曾有謂此逆人也而絕之者乎。縉紳不與交驩。交驩而不爲之驅使者。誰也。士子不從之遊。從之遊而不互相讚誦。多爲招引者。誰也。夫法加於人。有時而盡。邪根中於人心。逆氣流爲風俗。天下之患。可勝道哉。使我輩不言。則將來變爲從逆。世界必有以欽定爲非。而恨魏忠賢之不復出也。足下以爲此可已乎。不可已乎。至謂此段公案。當留之異日。不過欲使我輩得志。公言於朝耳。夫朝廷之上。亦旣以薦呂純如薦霍惟華、薦周朝京者。服罪矣。而天台之放肆復聞。西湖之招搖如故。淮上之開喪傾動數郡。涿州之通內傳播路人。而大張聲勢。陰遞線索者。實在留都。則此屬之不畏朝廷明矣。不畏論劾又明矣。我輩卽得志。安能遂肆之市朝。故不若挾清議以攻之。負衆力以撼之。使知名節與法紀。原表裏山河。而我輩之尊君安國。爲高皇帝留讀書種子之心。無在不寓。又何有今日異日之別乎。□□必不可□。流賊必不可撫。逆黨必不可容。三者利害。關係國運。惟今士大夫。於此

一害。先見之不決。守之不定。所以口寇二患。相循不已。至欲以口撫之說。誤天下國家也。可勝歎哉。我輩舉事。無論窮通。亦無論大小。但擇有關係者爲之。則此舉爲眞有關係者矣。聖人復起。必是吾言。而乃引東漢爲戒。正未知東漢之所以亡國者何在。而反欲易世之後。爲戚孽宦豎解嘲也。嗟乎。今之名士。亦異乎昔之所爲名士矣。沈眉生抗疏。與此舉原無分別。此政欲補眉生之缺者耳。使眉生低眉就銓。試不知州則知縣。又使眉生疏果進御。杖戍或所不免。人情豈甘禍而惡福。要非所論於名節士也。區區之心。竊有見於此。故不得不向足下一陳之也。來教謂多人不能無生得失。有得失不免後悔。三復斯言。至於泣下。蓋弟實有恥獨爲君子之心。今則恨不削板而獨力任之。雖然。吾儕之爲子方者。尙有人也。足下視弟豈張儉之流。而世之君子。豈遂皆郭林宗、賈偉節一輩也哉。

與袁臨侯開府書　時袁公將之任河北適左兵亂於江上故致此書

天造南國。使祖臺干旄適臨。古國有匹夫所在。而隱若敵國者矣。況先生受國殊恩。又忠孝性植。忍使祖宗根本之地。禍在門庭。而不爲諸當事效曲徙之助乎。不肖竊觀今之失計。未有如南京之甚者也。此中水陸無一旅之足恃。而徒僥倖於亂兵之未必來。聲息方急。則應撫先歸。講使未通。而鳳督已撤。萬一所請不允。而兵更南下。此時糾合則無及。守禦則先弛。從前處分。適爲養禍。姑無論社稷震動。即諸公自爲計。豈不岌岌哉。夫左之不用命也久矣。其流毒上江也甚矣。留一日即爲國家一日之害。我苟有備。何懼其叛。即激之使然。亦變速而禍小。況彼衆方囂。我兵四集。出奇制勝。可以一鼓盡殲。乃釋此機會。彼此牽

顧任其要挾徒視輒縻明知其害方大也曰吾何知後日聊以寬目前而已人臣之不忠有大於是哉且前日亂兵之至蕪湖也所遣督兵之將未加一矢而先與通書河之北岸未見一賊而搶掠已盡至今固未聞拏參一官梟處一卒也即此一事萬心瓦解故後之日而無事則已此後不能無事又何以令士卒之用命而責百姓以死守乎以闖賊之假仁假義如彼鎮兵之極暴極虐如此而當事之處分乃在似眞似假不痛不癢之間所謂墮軍實而長寇仇竭膏血以資亂賊非惟可笑實可恥也從君父言之則曰欺從社稷言之則曰誤即以自身計之則亦危凡此皆先生所當盡言極論以從旁提醒者也至於敝郡之關係江南不小而慘禍爲三百年所未有目今食子炊骨城不攻而自敝而當事若度外置之吾鄉太宰方在官彼亦豈能嘿嘿處此也不肖義憤所激言之過狂當事初不省錄今特布之先生者以先生方爲時嚮使當事聽其計畫尚可補救一半不然事勢日急而玩弛日甚度不能制左之命又不能盡委南京而棄之奈之何恃甘詞厚幣而不爲之一備也先生亦毋曰此非吾事也吾何過計焉如此則不肖眞當受妄言之誅矣伏惟裁察賜教幸甚